

學
術
文

林
出
棠
編

半
農



S. R. Lee
1960. 9. 10.

學術文

例言

一 拙編中國文選分二部：甲學術之文，乙文學之文，本書即中國文選之甲部。

一 本書由橫方面看，先依司馬談論六家之次，叙儒，墨，名，法，道德，先秦陰陽家書多散失，故略陰陽。次依禮記經解六經之次，叙詩，書，易，禮，春秋，樂亡，僅述五經。又次依後漢書趙典傳，陸德明經典釋文，及北宋本補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孟子見於篇首，未重錄，又其次依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補陰陽家，叙離衍傳；補縱橫家，叙蘇秦始將連橫；補雜家，叙呂氏春秋；農家見於篇首許行章；小說家無信史，從略；以上總述思想原流，故不惜反復經史百家之說，蓋

欲使讀者之能得其興趣也。

一本書由縱方面看，先秦以前，百家離出，故叙諸子學之所由生，兩漢尚儒家，故叙儒林傳，兩晉崇道家，故叙七賢傳，宋明講理學，故叙程朱陸王傳。現代開始家琴南則叙吾致蔡元培先生書，及蔡元培先生復吾家琴南書。

一本書取材，多採北京大學所編學術論著集要及十三經二十四史，但原著編幅冗長，講一篇輒非一二個月不能竣，聽者講者皆感厭倦，本書力正是做，凡編幅冗長者，概從刪簡，蓋學術文，重在造意，非若文學之文，注重表情，而又須顧及全篇結構也。

一本書前後叙次及刪繁就簡煞費苦心，誤謬之處，知所不免，邦人君子幸垂教焉。

本書編纂，承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毛子水先生通融借書，特此誌謝。

福建林之棠記於故都。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六日。

學術文

卷上目錄

第一章

孟子許行章……………一至四

孟子性善章……………五至七

第二章

墨子兼愛上……………八至九

墨子非攻上……………一〇至一一

第三章

莊子天下篇惠施……………一二至一五

第四章

學術文

韓非五蠹……………一六至二六

韓非難一……………二七至三七

第五章

老子道德經……………三八至四〇

列子楊朱篇……………四一至四三

莊子齊物論……………四四

第六章

淮南子要略……………四五至四七

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四八至五〇

第七章

一

806097

詩大序……………五二

書仲虺之誥……………五二

易乾……………五三至五四

儀禮士相見禮……………五五至五六

春秋公羊趙盾弑君……………五七至五八

第八章

禮記經解……………五九

第九章

孝經……………五九至六〇

論語……………六一至六二

第十章

小戴禮記禮運……………六三至六四

周禮司徒教官之職……………六五至六十

春秋左傳趙盾弑君……………六八至六九

春秋穀梁趙盾弑君……………七〇

卷下目錄

第十一章

史記孔子世家……………四一至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至一〇

第十二章

史記孟子騶衍淳于髡到騶奭傳……………一一至一三

第十三章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一四至一六

第十四章

呂氏春秋察微	一七
呂氏春秋去私	一八
第十五章	
史記荀子傳	一九
荀子性惡	二〇至二四
史記李斯傳	二五至二九
第十六章	
史記儒林傳	三〇至三一
第十七章	
班固論史記	三二
第十八章	
漢書儒林傳贊	三三

學 術 文

第十九章	
論衡問孔	三四至三五
第二十章	
許慎說文解字叙	三六至三九
第二十一章	
晉書稽康列傳	四〇至四四
第二十二章	
劉知幾史通疑古	四五至五二
韓愈原道	五三至五六
第二十三章	
宋史周敦頤傳	五七至六〇
宋史程顥傳	六一至六二

程顥識仁篇	六三	戴望顏氏學記顏元傳	一一〇至一一七
宋史程頤傳	六四五六六	劉光漢戴震傳	一一八至一二七
宋史張載傳	六七至七〇	康有為論語注序	一二八至一三二
宋史邵雍傳	七一至七三	章炳麟清儒	一三三至一四四
宋史朱熹傳	七四至七八	樂啓超最近世之學術	一四五至一五二
宋史陸九淵傳	七九至八一	林琴南致蔡元培書	一五三至一五六
宋史王安石傳	八二至八七	蔡元培復林琴南書	一五七至一六三
第二十四章		崔適論語足徵記叙	一六四
黃宗羲明儒學案	八八至九一	王國維致沈兼士書	一六五至一七〇
王守仁傳	全 上	羅振玉國學叢刊序	一七一至一七二
王守仁大學問	九二至九九	胡適國學季刊宣言	一七三至一八六
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	一〇〇至一〇九	黎錦熙樞歌跋	一八七至二〇二
第二十五章		劉復書亡弟天華遺影後	二〇三至二〇七
		疑古文同給黎劭西的信	二〇八至二二一
		鄭奠中國修辭學研究法導言	二二二至二二五

學術文 卷上

孟子許行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任政，願學而爲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學 術 文

曰，「然。」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曰，「害於耕。」

曰，「許子以釜鬲爨，以鐵耕乎？」

曰，「然。」

「自爲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諸其宮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

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愛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明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心哉？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

賁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生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即市買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性善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柤棗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柤棗。」孟子曰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柶捲乎？將戕杞柳而後以爲柶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柶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故謂之外也。不知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灸，無以異於者吾灸；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矣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

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堯以爲君而有象，以善腹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墨子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嘗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敬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

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

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

猶有盜者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

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墨子非攻上

（依孫詒讓墨子問語本）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

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仁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

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黑白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

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亂之也。

惠施節莊子天下篇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

今日適越而昔來。

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卵有毛。

雞三足。

郢有天下。

犬可以爲羊。

學 術 文

學 術 文

馬有卵。

丁子有尾。

火不熱。

山出口。

輪不輟地。

目不見。

指不至，至不絕。

龜長於蛇。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鑿不圍柄。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狗非犬。

黃馬，驢牛，三。

白狗黑。

狐駒未嘗有母。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祗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材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齋，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濼陳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

惠施之才，騎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嚮以殫，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韓非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巢窟蟬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

古者文王自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鉞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

上古辯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

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綏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羸馬，此不知之患

也。

今儒墨皆稱先生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

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若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願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務行仁

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醜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中缺）……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辟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鑿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肯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²相與悖謬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釋於勇，而更不能勝也。

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

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ム」，「背ム」謂之「公」，「公ム」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思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仁義而習文學。仁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固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篇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國平養，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真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糲糠不飽者，不務粳肉。短褐不完者

，不待文繡。夫治世之舉，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若夫賢貞信之行，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可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

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共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蓄王資，而承敵國之弊，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

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

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必有實，則舉國而委，效重而請矣。獻圖則地削，效重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敵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大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

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嬖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

皆曰，「外事，大可以至，不可以安。」夫王若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鄒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爲謀希矣，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衛，牛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衛也。使周衛緩其從衛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遺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外，而政亂於內，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自計，皆就安利，如辟危難。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

私家之爭，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者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變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利，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穿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擬當世之法，而貳入主之心。其言談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遇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譎，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韓非難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閒，不厲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僇，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若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

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住（詐於）於詐敵。詐敵，萬世之利也。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間。

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

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

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剛畝正，河濱之漁者爭抵。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者，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住？」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礙，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才善之說也。

且舜救敗，奪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盡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

嘗謂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今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奪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

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蒸其（子首）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閒，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

臣聞之，（矜）務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

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戶，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

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

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即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

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戶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閒，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

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蘇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

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體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

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尙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白寵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蘇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蘇，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

者，故擡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嗚！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

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

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去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

故平公之述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變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穆。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

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

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莘（于）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

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欲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得見。是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

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救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卻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卻子曰，吾敢不分謗。」

或曰，卻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

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不可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卻子之意，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

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卻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卻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卻子且後至也。夫卻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卻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卻子之得之也。今卻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卻子之言非分謗，益謗也。

且卻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

也。夫下使民（望絕）絕望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却子之所以分誘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貧，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

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誦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樛，翟而

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鄒，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淳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用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鄒，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膠留未（有）爲善以知言也。

老子道德經節錄

天下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育；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上賢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五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太上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喪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

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曲則全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大成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古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於大順。

民之飢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以賢於貴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列子楊朱篇節錄

百年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疢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又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僞僞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即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

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

且趣當生，奚追死後？

伯成子高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應。

禽子出，語孟孫陽。

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

曰爲之。

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默然。

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物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

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嘗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嘗矣。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莊子齊物論節錄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眡也。請言其眡，有左右，有論有議，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

嚙，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則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罔兩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莊周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淮南子要略

(節錄)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剝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業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閒，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抱。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典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梃，以爲民先，剗河而遣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撲，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

節財，薄葬，閒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忘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鞮，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擾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約重致，削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壤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謬，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形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備與厯治。玄渺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眇挈，擷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宜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

，不可易也。

墨者，險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檢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勤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翫，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纖縵，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

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實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詩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裕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坳，仲虺作誥。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賜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載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三三
乾上
乾下

學 術 文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三三 坤上 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

士相見禮（節錄）

儀禮

贊，冬用雉，夏用鶩，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贊，敢辭贊。」

賓對曰，「某不以贊不敢見。」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贊，不敢見，固以請。」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贊出。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主人復見之以其贊曰，「婦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命者。」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贊於將命者。」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

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

賓奉贊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贊，出。主人約于門外，再拜。

春秋公羊傳趙盾弑君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親弑君者趙穿也。

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

不討賊也。

何以謂之不討賊？

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獫，」趙穿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

趙盾之復國奈何？

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春，自閨而出。趙盾曰，彼何也？夫春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

，「是何也？」曰，「膳宰也，膳饋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門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佯然從趙盾而入，放手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蹠蹠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斃，呼「斃而屬之！」斃亦落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殺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斃，不若臣之斃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

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執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禮記經解(節錄)

孔子曰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致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孝經節錄

學 術 文

仲尼居，曾子侍。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

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也，未之有也。」

論語(節錄)

弟子(學而)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由(爲政)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學于祿(爲政)

學
術
文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不患（里仁）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飯食疏（過而）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曾子（秦伯）

曾子曰：「以能閒於不能，以多閒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

川上（子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君子（憲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道聽（陽貨）

子曰，「道德而塗說，德之棄也。」

小載禮記禮運節錄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僂在側，曰，「君子何歎。」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墾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小戴禮記大學（節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而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周禮司徒教官之職（節錄）

十二教

一曰，以祀禮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側；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離；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錄，則民興功。

六保息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比閭族黨州鄉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教；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資。

十二職事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三物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曰，六德：智，仁，禮，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八刑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嫻之刑；三曰，不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五禮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

六藥

以六藥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于士。

春秋左傳趙盾弑君（宣公二年）

左傳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觸熊蹯不熟，殺之，莫諸圖，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辭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遇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獨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

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驟夫熬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闕且出，提彌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之爲箪食與肉，棄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戮之謂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

乃竟。」

春秋穀梁傳趙盾弑君（宣公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傳）穿弑也。

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

以罪盾也。

其以罪盾何也？

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免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誓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學術文卷下

孔子世家(節錄)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購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鄉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不能相禮。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

而儻，再命而僵，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饑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委吏，料量平。嘗爲乘田，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

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

子曰，「非乎，非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通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

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歲子路死於衛。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泰山壞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焚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隸。」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頭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仲尼弟子列傳（節錄）

孔子曰，「愛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應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騷。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

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誥異乎人之求之也。」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禮。」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彌，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

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

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晉說吳王以救魯伐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恃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難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狂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當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勝戰，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

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間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與大義，誅疆
敵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贈臣種
，奉先人殲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
「越王欲身從寡人伐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
。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遽發九郡兵伐齊。子
貢因去之晉，謂普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
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
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
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
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
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
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

原憲，字子思。

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

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憚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爲篇，疑者闕焉。

孟子騶衍淳于髡慎到騶奭傳（節錄孟子荀卿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人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尚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視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禮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著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

執賓主之禮。滴趙，平原君側行敝席。如燕，昭王擁拜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

客以謂覺。覺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晉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後淳于覺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覺因謝去。於是遂以安車駑騮，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以術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覺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覺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蘇秦始將連橫

戰國策

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旂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併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曰。」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縱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飾。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

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誦強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悖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嬴籬履蹠，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色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某，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數

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實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

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太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樞樞之士耳，伏軾轡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道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察微節錄

呂氏春秋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

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吳人往報之，盪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降。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鷄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鷄父之戰。：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之率師應之大棘，拿薊御，明日將戟，華之殺年饜士，羊斟又與焉。

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

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覆土即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

去私節錄

呂氏春秋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嘗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

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外，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荀子傳節錄孟子荀子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騁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爽，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坐視，信讒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阿之吁子焉。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性惡節錄

文字參王念孫，王引之，顧廣圻，俞樾諸家之說訂正。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僞通爲）也。
（下同）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文，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體義之道，

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將待隱括蒸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之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物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

者僞也

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明目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續爲）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

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微也。故聖人化性而起經，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弟兄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顧財，貴而不顧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疆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元刻作性下同）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讀爲又）惡用堯王，

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教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暴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教，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固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隱括之生，爲柁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直木不待隱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柁木必將待隱括柔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

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禮，治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李斯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詭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實之，任以爲郎，李斯因

以得說。說秦王曰，「昔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凶瑕隙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並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廢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

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法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

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鄴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私杜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驪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繡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夫擊甕叩缶，彈箏博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

異國之樂也。今棄鞶帶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

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功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

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繙其辭。乃上書曰，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燬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毀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

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

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

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怒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儒林傳節錄

司馬遷史記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呼！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

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載從此缺焉。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

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在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母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論史記節斐駟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乾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

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聘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實蹟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俚，實而不華，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儒林傳贊

班固前漢書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

滿盛，支葉繁滋，一經證至百餘萬言，大師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應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目闕漏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問孔節錄

王充論衡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

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尙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時而意沈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

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

富貴固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

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願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

得之也。今夫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盜賊，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

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

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時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

今孔子出言欲何趣也？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子

貢？

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

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說文解字序

許 慎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

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逐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文，萬品以象，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

言文者宜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

會韻（？）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著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人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擣；「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也，而皆去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

軌，律令異法，衣服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秦始皇帝初定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

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那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究其說久矣。

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愛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四曰佐書，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權信也。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而世人大共非背，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又見倉

顏福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論，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蕪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顯而不可亂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大小，信而有證，稽讓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宜不昭，爰明以諭。其僭易費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稽康列傳

唐貞觀諸賢晉書

稽康字叔夜，譙國涇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

籍有稽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大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

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愁，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道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何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威；琅郁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列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趣非常，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

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否。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收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欲知堯舜之居世，許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達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之，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尙子平，臺孝感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見驕（原作驕姿依文選改）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閔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蠶之累，久與事接，疵纒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嘗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

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疆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遺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贖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並以爲別。

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日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証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繫紲乃作幽憤詩。（辭長不錄）

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贖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稽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愛天下，願以康爲慮耳」。因潛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稽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

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北曠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論，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索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于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遺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劉知幾史通疑古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爲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泥，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

及左氏之爲傳也，雖彙釋本經，而語雜他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於世。又孔門之著錄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彙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并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

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爲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今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

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斯並曩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我禮法，限有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

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尙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魚無鱗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了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

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愚，愛借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鬻醫。今故評其疑事，以著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此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緡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常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於位，讓於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

「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職者遷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証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中有缺文）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戴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燥劃，地氣敲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無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瀟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於，楚帝徒桡，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

其疑三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又曰，「益爲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又曰，「文丁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堯，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篇前言之詳矣，夫唯益與伊尹見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與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湯誓序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尙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卽位無疑。」然則湯之節讓，僞

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尙書之作，本用周書，孔父荷蒙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慝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其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血流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競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攬婦人臨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必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序云，「殺武庚。」案，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驅分裂，永言怨恥，生人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驅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

見，考諸名教，生死無虧于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燧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邪。其疑七也。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案尙書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顛臾也，又案某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殞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說乎。其疑八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已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案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

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案春秋，晉士薦見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認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尙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案尙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帥，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斯則且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夷以聖望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之赦淮南，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書之所述，用爲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尙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聚。如異於此，則無論焉。

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

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其得夫，固未可量。

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其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買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風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互欺也，爲之符衡斗斛權量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置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置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替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禪以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虛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鯀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周敦頤傳

宋史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

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

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憚懾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

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階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

通判虔州。拚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拚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疾按。

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峯下，前有溪，合於諡河，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拚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蕪於奉身，而燕及莞罄，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

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蓋事出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蘊

，大有功於學者」也

椽安南時，程瑜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之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類，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熹。熹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傳

宋史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

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還廩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

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病學者厭卑近而慕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

顧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質實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異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

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識仁篇

程 頤

學者須先識仁。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樞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

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禮。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方。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欲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程頤傳

程頤，字正叔。

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遊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

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我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之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顏。

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

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正殿說書……

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願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撫其有怨望語去官。

詔聖中，削籍竄倍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頤不受。

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

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

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

嘗言「今農夫祁寒著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緩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

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

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

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張載傳

宋史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

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

，「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

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

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即移疾。

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敝衣蔬食。

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學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禮，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

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修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

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詢。」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且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

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

戴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

「乾稱父，坤道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惡旨酒，崇伯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劈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存吾順使，致吾寧也。」

程頤嘗言「西銘明一理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

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鄆伯，從祀孔子廟庭。

邵雍傳

宋史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以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

之才之傳，陸有端緒。而雍探蹟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必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

初至洛，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桓桓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

且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

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

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矚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勸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

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

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

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

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耳圭角。是以濟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

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

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頤，程顥，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

既葬，顯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不一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

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朱熹傳

宋史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

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父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

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蔡女婦之爲僧道者。

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促實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

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

撰。

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

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勸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鞏寓建之樂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遺義，則一介不取也。

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沾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拭之徒所禮，及爲練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

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棟樑大夫。姚象輪「遵學樸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章詔諭天下。於是致僞學日急。選人余熹，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皆立不顧者，屏休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靡伯之孫也，與倪冑有姻連。勸倪冑勿爲已甚。倪冑意亦慚悔。熹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奉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倪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備國。

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囑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熹；

劉勉之，劉子驥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

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

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

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姑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陸九淵傳

宋史

陸九淵，字子靜。

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

及總角，學止異凡兒。見者敬之。

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

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

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知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爲人。

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

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

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它求，

在乎自立而已」

又曰「此遺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使寘之法。

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

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迅究，其子果無恙。……

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

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

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文

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臆雪，明日雪，洒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

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

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初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王安石傳

宋 史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

父益都，官員外郎。

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輕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

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

再調知鄞縣。起堤陘，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

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澈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

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

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辦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

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問巷草野之間，

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顧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

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世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累。閣門吏齋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

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

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

「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木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

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下供之物，皆得徒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常辦者，得以便宜蓄買。

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願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

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

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

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紙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

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

又增茶鹽之額。

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軍。

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

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

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

哲宗立，加司空。

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

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朝庭。

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

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

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

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惡。」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

安石性強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誦。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不復召。凡八年。

王守仁傳

黃宗羲明儒學案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人也。

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

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中至，因命名爲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遺破，始改今名。」

家遇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

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

逆瑾救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托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

時虔闖不靖，兵部尙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洞頭諸寇已卯六月，奉勅勸處福弗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反兵自救遇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待武宏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爲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

命兼江西巡撫，

學 集 文

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

嘉靖壬午，丁冢宰憂。

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詩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入周積侍病，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

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

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

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座，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

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衆畢照。

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

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知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卽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共事事物物，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工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

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謂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長源之水，無根之木。縱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暗，相去不遠。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全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理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何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

隆慶初，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

大學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

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閒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穀觶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不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夫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

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

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

曰，然則有烏在其爲「止至善」乎。

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

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則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摩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鶩其私心於過高，是以矢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闢者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矢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徙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心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矧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

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其說何也。

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其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

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

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

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民」，「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爲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則「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

，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可亦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懼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如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

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焉，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秦州學案序

黃宗羲明儒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秦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秦州龍溪而漸失其傳。秦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擢髮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

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秦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

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秦州之國朝叢記。秦州蓋因當時愛書節略之，豈可爲信。羲考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

顏鈞，字山農。吉安人也。

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秦州之傳。

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憤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

所言，只從情耳。

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出農借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元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自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奇周恭節詩云，「蒙蒙烟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撥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人，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餘三十年。其心髓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戊出，年八十餘。

梁汝毛，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

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開心齋立本之旨。詩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

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

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威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

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

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異日必殺我。」

心隱在無師，關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

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宮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和嵩有揭帖，訛神長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郝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

心隱跟賄南過金陵，揚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踪跡不常，所游半天下。

江陵當國，御史傅顯禎，劾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

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弑君弑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

欲乎，本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即釋氏所謂「妙有」也」。蓋一變爲儀秦之學矣。

鄧裕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

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慚有入，卒摳衣爲弟子。

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泰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侔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

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數十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尙在，亟歸感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

大洲入京，梁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

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官獨者携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

梁自序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甲，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卽第一機。』梁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入黃安，居楚俗茅屋，始達父母未主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於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泛泛然如虛舟觸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

梁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上，行在世界上。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

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

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

嗣冠，爲諸生，一日棄而之太和山，習樞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荆山遊，因得遇龍溪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牒，皆拜下風。然尙玄虛，侈談論。耿楚侗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儻，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濟方外學，亦有秘訣，待人而傳，談墨學何容易也。」念菴然之。湛一即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

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輿往。捕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千金唯命。

已，入京師，欲俠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揭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絕之，湛一避歸。

贈廬山督楚學，以其嘗嘗隱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

新鄉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

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

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

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魂魄，應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合，墓葬焉。

錢同文，字懷齋。福之興化人。

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

與心隱友善，懷齋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禱上父母款者。」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

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

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讖切時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羅」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即出之爲廣東僉事

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斂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

萬曆戊申，卒，年七十三。

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泔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碍釋，釋不碍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濫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以故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

其爲孔子開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闢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尙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

祖文做法，十也。

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秦州張皇「見龍，」東溟關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顏元傳

戴望顏氏學記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

父景，爲蠶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蠶人。

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期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

戊寅，遼東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

甲申，鼎革。

癸己，爲諸生。

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學神仙導引術，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拚節爲學。

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在囚中，文日進。整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

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

時先生父音耗絕，思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嫗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

既，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讎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嫗卒，泣血哀毀幾殆。

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

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

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句，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

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

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

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姓」「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

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載，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載也。」

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

既歸宗，欲尋親，值三蕃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遠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既而果得其縱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

車，哭導而行，既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

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實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儉安自私乎。」遂南遊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得人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

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自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曰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

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應，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

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旁皇良久鸞鶴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

絕別去。

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陽陽偉犖，無不經。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荀道，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然卒以高隱終。

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

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鄒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料，從遊者數十人，遠近翕然。

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沒，人跡殆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

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

葬訖而還。遠近聞訃亦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

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逢，蠡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菡，祁州

刁孝廉包，常晉張孝廉來鳳，新城王鏗，涇餘佑也，而朝夕共學者，爲蕪王養粹法乾。

先生年三十，即與法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悔，逐時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不可師，跬步之間，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厄貧厄以終其身。

一子礪，以族孫爲之後。

門人李燦，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鐘鏗輯言行錄二卷，關年錄二卷。

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

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體，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論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

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

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即罪才矣，是岐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請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即所謂「倍菴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最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

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學之而愧未能。從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

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庸，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

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即營營之，以爲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囿於元明以來之命令，並孔孟之言而反之，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

且羣經教學成法，昭昭具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而後人以習行爲難，且於古經之稍近奧蹟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齊之六經之列。童而習之，先入爲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舊章，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

彼僞言僞行脆薄儂伎之徒，相率冒爲程朱之學，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

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僞言僞行，而許先生爲辯友，可斷斷無疑也。

予既次先生遺言，又爲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戴震傳

戴先生震，字東原，安徽徽州府休寧縣人。

生具異稟，十歲始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

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節。問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述。」

卽問，「朱文公何時人。」

曰，「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時人。」

曰，「周朝人。」

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

曰，「二千年矣。」

「然則朱文公何以知其然。」

師無以應。識者知其非常人。

年十五，普讀羣經。每字必求其義。好漢許氏說文解字，盡得其節目。又取舊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存於今者參互考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羣經，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儒之說。年十七，即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能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之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故其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道，乃能得之。是則先王之學，以小學爲入門，故所著之書，亦以小學書爲最先。」

嘗作六書論三卷。謂「轉注」猶言「互訓」。許君以「考」「老」示轉注之例。後人不得「考」「老」之義，以「字形左回右轉」釋之，最爲紕繆。其他或分「形聲」當之，或

分「假借」嘗之，皆不可通。觀說文訓「考」爲「老」，「訓」老」爲「考」，「故序中論」轉注」舉之。大抵造字之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義，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由是而推之於用，則數字共一月用者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者兩大端也。」「六書之次第，出於自然，其涯略見于答江慎修書。（六書論今未見。今有答江先生論小學書一篇，發明此義。江氏得其書，謂「衆說紛紜，此爲定論。」「誠無以易也。）」

又作爾雅文字考十卷。復以訓詁之學，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曾以方言之字校說文，或以字爲綱，以方言，之，字，傳說文之字。或以訓爲綱，以方言之訓，傳說文之字。又或以聲爲主，以方言同聲之字傳說文。可謂同條共貫之學矣。

嗣又校正方言十三卷。正訛補脫，疏通證明，一仿邢氏疏爾雅例。卽今聚珍殿所刊之本也。

然音韻之學，或訓詁之學尤精。嘗以「訓詁必出於聲音，嘗據聲音求訓詁，」成轉語二

十章。以爲「言出于口，操音以成，而抑揚高下各不同，以喉齒唇舌之音，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蓋即中國字母之濫觴也。」（先生成此書在二十五歲時。孔氏序戴氏遺書，則云「未見。」蓋此書失傳已久，惟序序一篇尙見文集中。）

蓋先生深明音韻，其論韻之文，有書玉篇聲論反紐圖後諸篇。又著聲韻考四卷。凡韻書之源流得失，皆隱括其間。

時江慎修作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又著古韻標準，囑先生商訂。先生舉艱縲二字，以證字從偏旁得聲。特江氏分古韻爲十三部，嗣金壇段氏又分古韻爲十七類。先生折衷其間，謂「亭林作音學五書，於古音有草創之功，江段之書，皆因而加密，段氏分支脂爲二，自爲卓識。然得失互見。」乃作聲新之書。折聲韻爲九類，類各爲卷。於今音古音，無不兼綜，彼此相配，四聲一貫，而反切之學大明。其撰述大義，具見於與段若膺論韻書，小學家咸奉爲圭臬云。

繼潛心典章制度，擬作學禮篇，取六經禮之糾紛者，事各爲類，折衷衆說，萃爲一編。

雖所成僅十三篇，（即冕服記，爵弁服記，朝服觀，玄端記，深衣記，中衣褐衣襜褕之屬記，冕弁服記，冠裳記，括髮免齷記，經帶記，縹藉記，捍決記，是也，後段氏判入載先生文集之中。）然銓釋禮制，以類相求，簡約詳明，遠駕江氏禮書綱目上。弟子與化任大椿本之，作爲釋繪數篇，蓋用先生之例云。（先生所著之文，又有春秋即位改元考數篇，亦詳解古禮之文，見文集中。）

先生說典制之書，復有考工記圖注，齊召又目爲奇書。

先生治經之暇，兼留意天文算法，先成籌算一卷。首列乘除，次列命分，次開平分，次列籌式，略舉經籍之資於算者，推衍成帙，以備治經之用。後更名策算。孔氏繼涵取以附九章算術，謂「凡學九章者必發軔於此。」

又作釋天四篇，以堯典璣璣玉衡中星，周禮土圭，洪範五紀命題，而天行之大致舉。曾以璣璣玉衡，乃古代觀天之器，漢後失傳，爰詳其制於釋天之末。復命工仿造，現藏曲阜孔氏家。

繼作勾股割圓記三篇，（嘗言精神好時，勾股割圓記三篇，不必要注，就本文亦可了然。）釋準望一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咸足裨疇人之用，後合九篇爲原象，列爲七經小經之一云。（秦蕙田輯五禮通考，於觀象授時一門，詳載先生之說。）

其所校之書，復有周髀算經，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張邱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

嘗謂「周髀算經，即古蓋天之法。自漢迄明，皆主渾天，惟歐羅巴人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然其言地圓，即所謂「地法覆槃滂沱四隕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是爲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即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爲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新法歷書，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歲之小餘成一，即所謂「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歟，而皇古數學，自此大明。（先生又作歷

間一卷，古歷考一卷，洪氏行狀曾載之。今未見刊本，故不復錄。

然先生之論地學也，亦發前人所未發。蓋近儒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胡麟明，閻百詩，錢竹汀。然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國。其叙水經注云，「因川源之派別，定山勢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防，」又爲汾州府志發凡，曰「以水辨山之脈別，而汾之東西山，爲幹爲支，爲來爲去，俾井井就序，水則以經水統枝水，因而編及澤泊堤堰井泉。令衆山如一山，羣川如一川，府境雖廣，山川雖繁，按文而稽，各歸條貫。」又推其例，作水地記。欲合天下之山爲一山，合天下之川爲一川。以山川爲綱，凡古今郡國之地望，悉依山川而定。雖僅成一卷，（自崑崙起，至太行山止，孔氏對之叢書中。）然以山川定郡邑，則固地學之精言也。

又校勘水經注一書。謂「水經注向無善本，」乃改正經注互淆者，使經必統注，注必統於經，以正經注之互譌。亦爲先生之卓識。

別著畿輔安瀾志，以大川統小川，以今水證古水，其體例一仿水經。（別修汾州府志及

濠陽縣志。）

又手製地圖，畫方計里，用晉裴秀法，以里數之遠近，定北極之高下，惜書本失傳，則先生研精地學，乃地理家製用之學也。

殆及晚年，窮究性理之本原。先著「原善」三篇。以性爲主。以仁義禮爲性所生，顯之爲天，明之爲命，實之爲化，順之爲道，循之有常曰理，合此數端，期名曰善。又由性生材，因財施教，亦成爲善。人性既善，則得於心者爲誠信，應於事者爲道德。

又作孟子字義疏證。以爲「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官誠言權，言仁義禮志，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來學」謂「區而別之是謂理，血氣心知是爲性，智能所別是爲才，人倫口用是爲道，生生之德是謂仁。義禮該於仁，智該於仁義禮。據其實而言則曰誠，就輕事而言則曰權。」字各爲篇，篇各數千言。然其辨析最精者，則天理人欲之說也。自宋儒講學，以爲「天理與人欲不兩志，惟人欲淨盡，斯天理流行。」先生力斥其非，謂「古人所謂天理，不外黎民之求，遂民之欲，必求之人情而無憾，然後即

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即寓於欲中。蓋一人之欲，即千萬人所同欲也。自宋儒以意見爲理，舍是非而論順逆，然徒以空理禍斯民。故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

別有答彭進士允升書，以證宋儒之學，出於釋老，與儒家之言不同，使陸王不得冒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又作大學中庸補注，皆存鄭注而補之，與「原善」「疏證」二書，互相印證。而「格物」「親民」「中和」諸說，尤足補先儒所未言。則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謂特立成一家言者與。

蓋先生之學，先立科條，以審思明辨爲歸。凡治一學，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証旁通。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復能好學深思，實是求是，會通古說，不尙墨守。而說經之書，厚積薄發，純朴高古，雅近漢儒。

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庶得其源。」既而悔曰，「義理，即考覈文章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又答方疇原書曰，「好道而肆力古文

，必先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如馬莊韓柳之文，烏觀其非藝歟。」

先生有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故凡守一說之確者，當終身不易。」

又曰，「讀書當識其正面背面，好學當得其條理。得其條理，則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無不可爲。」蓋先生治學之功，於斯乎在。

先生少貧，以課徒爲業。繼乃橐筆傭書，往來燕晉閩越間，數更府主。卒以供職四庫館之故，官翰林院庶吉士。

生於雍正元年，卒於乾隆四十二年。年僅五十有五。

先生既歿，段玉裁彙其學行，輯爲戴氏年譜。謂「先生合義禮考覈文章爲一事，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鄭朱，修詞俯視乎韓歐。」識者以爲知言。

其所著書，尙有屈原賦注，詩補注，及文集若干卷。

子一，名中立。

劉光漢曰，戴先生之學，出於婺源江氏。特由博反約。與江氏稍殊。厥後訓詁之學，傳之高郵王引之，典章之學，傳之興化任大椿，而義理之學，則江都焦循能擴之。故先生之學，惟揚州之儒得其傳。則發揮光大，固吾郡學者之責也。

方先生之沒也，京師人士共製輓詞，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雖譽或過失，然探賾索隱，提要鉤玄，鄭朱以還，一人而已。」

自桐城姚鼐以宋學鳴於時，爲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漢學。桐城文士多和之，致毀失其真。嗚呼，夫亦不自量之甚矣。

論語注序

康有爲

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師弟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鄭玄以爲仲弓子游夏等撰定。則不然。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且特叙曾子啟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長於曾子，而曾子最長壽，年九十餘，安有仲弓游夏所輯，而子曾子且代曾門記其啟手足耶？夫孔子之後，七十弟子，各述所聞，以爲教，枝派

繁多，以荀子韓非子，所記儒家大宗有顏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弓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其他澹臺率弟子三百人渡江，田子方，莊周，傅子貢之學，商瞿傳易，公孫龍傳堅白，而儒家尙有宓子，景子，世碩，公孫尼子，及難墨子之董無心等，皆爲孔門之大宗，自顏子爲孔子具體，子貢傳孔子性與天道，子木傳孔子陰陽，子游傳孔子大同，子思傳孔子中庸，公孫龍傳孔子堅白，子張則高才奇偉，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以比顏子者，子弓則荀子以比仲尼者，自顏子學說無可考外，今以莊子考子貢之學，以易說考子木商瞿之學，以禮運考子游之學，以中庸考子思之學，以春秋考孟子之學，以正名考公孫龍之學，以荀子考子弓之學，其精深瑣博，窮極人物，本末大小精粗無乎不在，何其偉也。

論語既輯自曾門，而曾子之學專主守約，觀其臨沒鄭重言君子之道，而乃僅在顏色容貌辭氣之粗，及啓手足之時，亦不過戰兢於守身免毀之戒，所輯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約身篤謹之言，與戴記曾子十篇相符合，宋葉水心以曾子未嘗聞孔子之大道，殆非過也。曾子之學術如此，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矣，故於子張學派攻之不遺，共爲一家之學說，而非

孔門之全，亦可識矣。夫以孔子之道之大，孔門高弟之學術之深博如此，曾門弟子之宗旨學識狹隘如彼，而乃操探擇輯纂之權，是猶使僬僥量龍伯之體，令鄙人數朝廟之器也，其必謬陋粗略，不得其精一，而遺其千萬，不待言矣。假顏子子貢子木，子張，子思輯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輯之，吾知其微言大義之亦不止此也，佛典有迦葉阿難之多聞總持，故精微盡顯，而佛學大光，然龍樹以前，只傳小乘，而大乘猶隱，蓋朝夕雅言，率爲中人以下而發，可人人語之，故易傳焉，若性與天道，非常異義，則非其人不語，故其難傳，則諸教一也。

曾學既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論語之學，實曾學也，不足以盡孔子之學也，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說猶傳，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考其大略，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援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國家之義，極精語詳，他傳記無能比焉，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諷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爲六經附庸亦相

輔助焉，不幸而劉歆纂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壽，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者，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爲孔子言行所在，遂以爲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爲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于學官，日以試士，蓋千年來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爲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

聖道不泯，天既誘予小子，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又於孔子行事甚詳，想見臚臚之大，仁於人道之則，學道之門，中正無邪，其間其備，可爲世世之法，自六經微絕，微而顯，典而則，無有比者，於大道式微之後，得此遺書，則擇而發明之，亦足爲宗守焉，其或語上語下，因人施教，有所爲言之，故問孝問仁，人人異告，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詞，是在好學深思者矣，曾子垂教於魯，其傳當以魯爲宗，凡二十篇，漢時常山都尉魏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女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

，多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異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吉名家，漢藝文志有魯傳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一篇，齊說二十九篇，說論語者止此而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以教成帝，最後行於漢世，然魯齊之亂，自張禹始矣。劉歆僞古文論語，託稱出孔子壁中，又爲傳託之孔安國，而馬融傳，而注之云，多有兩子張篇，分堯曰以下子張問政爲從政篇，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桓譚新論，謂文異者四百餘字，然則篇次文字多異，其僞託竄亂當不止此矣。自鄭玄以魯齊論與古論合而爲書，擇其善者而從之，則真僞混淆，至今已不可復識，於是曾門之真書，亦爲劉歆之僞學所亂，而孔子之道益雜糲矣，晉何晏，並採九家，古今雜沓，益無取焉，有宋朱子，後千載而發明之，其爲意至精勤，其誦於學官至久遠，蓋千年以來，實爲曾朱二聖之範圍焉，借口說既去，無所憑藉，上蔽於守約之曾學，下蔽於雜僞之劉說，於大同神明仁命之微義，皆未有發焉，昔嘗爲注，經戊戌之難而微矣，避地多暇，不揣愚昧

，謬復修之僻陋在夷，無從博徵，以包周爲今學，多採錄之，以存其舊，朱子循文衍說，無須改作者，亦復錄之，鄭玄本有今學其合者亦多節取後儒雅正精確者亦皆採焉。其經文以魯論爲正，其引證以今學爲主，正僞古之謬，發大同之漸，其諸本文字不同，折衷于石經，其衆石經不同者，依漢，無則從唐，或從多數，雖不敢謂盡得其真，然于孔學之大，人道之切，亦庶有小補云爾。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光緒二十八年，癸卯春三月十七日，康有爲序於哲孟雄國之大吉嶺大吉山館。

清 儒

章炳麟

(前略)

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格，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遠甚。)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亦以紆死，而其術近工眇踣善矣。

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爲唐韻正，易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

學 術 文

一三三

太原閻若璩，撰古文尙書疏證，定東晉晚書爲作僞，學者宗之。濟陽張爾岐，始明儀禮，而德清胡渭，審察地望，系之禹貢。皆爲碩儒。然草創未精博，時稌雜元明譚言。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

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

先棟時有何焯，陳景雲，沈德潛，皆尙洽通，雜治經史文辭。至棟，承其父士奇學，揖志經術，撰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尙書考，左傳補注，始精眇不惑于談聞。然亦氾濫百家，嘗注後漢書及王士禎詩，其餘筆語尤衆。

棟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聲爲尙書集注音疏，蕭客爲古經解詁沈。大共篤于尊信，綴次古義，解下已見。而王鳴盛，錢大昕，亦被其風。稍益發舒教于揚州，則汪中，劉台拱，李惇，賈田祖，以次興起。蕭客弟子甘泉江藩復繼續，周易述。皆陳義爾雅，淵乎古訓是則者也。

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

。後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瑛培壘也。皆善治禮，而瑤田象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

震又教于京師，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爲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紕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解，其小學訓之質不足刻彫也。）

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爲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輯括者，各從條例，使人無所疑眩，尤微不至。

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

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多密嚴環，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然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羲，稱說禮經，雜陳漢

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後餘姚邵晉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稽章學誠，爲文史校讎諸通義，以復歛固之學。其卓約近史通，而說禮者羈縻不絕。

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漸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云。

初，大湖之濱，蕪常松江太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烹爲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相問難，故好劉覽而無紀綱，其流徧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尙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遂，言直覈而無溫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歛衽爲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而江淮間治文辭者，故有方苞，姚範，劍大樞，皆產桐城，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尸程朱爲後，世謂之相城義法。震爲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庸末，大言自壯，（案方苞出自寒素，雖未職程朱深旨，其孝友嚴整，躬行足多矣。諸姚生于紈袴綺襦之間，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

爲之，其佗躬行未有聞者。以非誠求宋學，委蛇寧靜，不足稱實踐，斯愈瘼也。故尤被輕蔑，從子姚鼐，欲從寧學，震謝之，猶亟以微言匡飭，鼐不平，數持論詆樸學殘碎。其後方東樹爲漢學商兌，微識益分。（東樹亦略識音聲訓故，其非諱漢學，非專誣譎之言。然東樹本以文辭爲宗，橫欲自附宋儒，又奔走阮元鄧廷楨間，躬行佞諛，其行與言頗相反。然漢學自三數大師外，亦多拘牽之見，詩宗毛公是也。顧未能簡異鄭箋鄭義多雜三家，文義又輻扈不調，將何取焉。易宗孟氏，乃因說文叙中有易孟氏爲古文之說，不知其爲文誤，而強仞爲先秦師說。其于費氏，又重鄭輕王，不悟王易多同馬氏，古文家說固然，王鄭言易，其高下亦奚啻霄壤乎。又王肅雖多誣造，然其探本賈馬之說，尙爲古文舊誼，與康成雜糅今古有殊。今人寧尊鄭氏而黜賈馬，其見已鄙。釀嘲之由，宜在茲乎。（陽湖揮霍陸繼輅，亦陰自桐城受義法。其餘爲僂辭者衆，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僂辭諸家，獨江中稱頌戴氏學，已不類，其佗率多辭人，或略近惠氏，戴則絕遠。）

夫經說尙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塗自然也。文士旣以嬰蕩自喜，又恥不習經典，于

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爲瑰意眇辭以便文士。

今文者，春秋公羊，詩齊，尙書伏生，而排擯周官，左氏春秋，毛詩，馬鄭尙書。然皆以公羊爲宗。

始武進莊存與，與戴同時，獨熹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辭，猶稱說周官。

其徒陽湖劉逢祿，始專主董生，李育，爲公羊釋例。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然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釋。

及長洲宋翔鳳，最善傳會，牽引飾說，或采翼奉諸家，而雜以識緯神秘之辭，翔鳳嘗語人曰，「說文始一而終亥，即古之歸藏也。」其義瑰璋而文特華妙，與治樸學者異術，故文士尤利之。

道光末，邵陽魏源，夸誕好言輕世，嘗以術好說貴人，不遇，晚官高郵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爲名高，然素不知法師法略例，又不識字，作詩書古微，凡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擊仇讎。源一切混合之

，所不能通，即歸之古文，尤亂越無據埋。

仁和與自珍，段玉裁外孫也，稍知書，亦沿公羊，與魏源相稱譽。而仁和邵懿辰，爲尙書通義，禮經通論，指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顧反信東晉古文，稱爾雅，斯所謂倒植者。

要之三子皆好姚易卓犖之辭，欲以蔚漢經術，助其文采，不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讖語。

惟鍾惺戴望，述公羊以贊論語，爲有師法。而湘潭王闈運，徧注五經。闈運弟子有井研廖平，自名其學時有新義。以莊周爲儒術，左氏爲六經總傳，說雖不根，然猶愈魏源輩絕無倫類者。

大氏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大體與漢儒絕異。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于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于求是。短長雖異，要之皆徵其通雅。何者傳記通論，闕遠難用，固不屬乎治亂，建議而不疑，夸誣何益。禮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神教蔽六利，怪妄。孰與斷之人

道，夷六載于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爲律，則上世人事汙隆之迹，猶大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流變，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故惟惠棟張惠言諸家，其治周易，不能無稽撫陰陽，其佗幾于屏閑。雖或瑣碎識小，庶將遠于巫祝者矣。

晚有番禺陳澧，善治聲律切韻，爲一家言。當惠戴學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調洽于佗書，始窺合漢宋爲通義，及讀書記。以鄭玄朱熹遺說最多，故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倉盍以爲比類，此猶擯豪於千馬，必有其分，色理同者。

澧亦梨行善教授，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弟子不能傳其聲律韻書，稍尙記誦，以言談劇說取人。及翁同龢潘祖蔭用事，專以談聞召諸小儒。學者務得宋元雕槩，而昧經紀常事，清學始大衰。

仲長子曰，「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佗人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見意林五引昌言。按今世游閒之士，多善剽探貴人意旨，因以酬對，或有豫檢書傳，用應猝乏，深可鄙笑。昔宋世荀超，欲舉其子萬秋對策，以示沙門

慧琳。慧琳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今之取人意旨者，多似慧琳所譏。乃至科舉對策，學校考驗，悉亦類此。」

自古今文師法散絕，則唐有五經周禮儀禮諸疏，宋人繼之，命曰十三經注疏。然書用枚頤，左氏春秋用杜預，孝經用唐玄宗，皆不厭人望。周易家王弼者，費氏之宗子。道大而似不肖，常見笑世儒，正義又疏略。枚頤僞爲古文，仍世以爲壁藏于宣父，其實刊正久矣。毛詩傳最篤雅，夔失其宗，而詩譜詁知遠。鄭氏三禮無閒也。疏人或未通故言舊事，多違其本。

至情世爲疏者，易有惠棟述，江藩李林松述補，（用荀虞二家爲主，兼采漢儒各家，及乾鑿度諸緯書。）張惠言虞氏義。雖拘滯。趣以識古。

書有江聲集注音疏，孫星衍古今注疏。（皆削僞古文。其注，孫用大傳史記馬鄭爲主，江開入已說。然皆采自古書，未爲以意釀拆者。）

詩有陳奐傳疏。（用毛傳，棄鄭箋。）

周禮有孫詒讓正義，儀禮有胡培壘正義。

春秋左傳有劉文淇正義，（用賈服注，不具，則兼采杜解。）公羊傳有陳立義疏。

論語有劉寶楠正義。

孝經有皮錫瑞鄭注疏。

爾雅有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

孟子有焦循正義。

諸易義不足言，而詩疏稍膠固。其他皆過舊釋，用物精多，時使之也。

惟禮記穀梁傳獨闕，（邵晉涵有穀梁正義，見錢大昕邵君墓志銘。世未見其書，亦或未成。）將孔疏翔實，後儒弗能加，而穀梁氏淡泊鮮味，治之者稀，前無所襲，非一人所能說故。

他易有姚配中，（著周易姚氏學。）書有劉逢祿，（著書序述闡，尚書今古文集解。）詩有馬瑞辰，（著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瑛，（著毛詩後箋。）探噴達指，或高出新疏上。

若惠士奇段玉裁之於周禮，（惠有體說，段有漢讀考。）段玉裁王鳴盛之於尙書，（段有古文尙書撰異，王有尙書後案。）劉逢祿凌曙包慎言之於公羊，（劉有公羊何氏釋例，及解詁箋，凌有公羊禮疏，包有公羊歷譜。）惠棟之於左氏，（有補注。）皆新疏所采也。

焦循爲易通釋，取諸卦爻中文字聲類相比者，從其方部，觸類而長，所到冰釋，或以天元術通之。雖陳義屈奇，詭更師法，亦足以名其家。（李壽蘭曰，「太極卽點，天元卽線，天元自乘卽面，天元再乘卽體。」準此，則四元術所云太極，卽可比易之太極矣，太極引而長之爲天元，則太極生兩儀矣，天元自乘，則兩儀生四象也，天元再乘，則四象生八卦也。然則太極卽旋機，猶歐羅巴人所謂重心，而王弼之說，真無可易矣，焦循雖少重王弼，然猶以玄言爲非，則滯于常見也。）

黃式三爲論語後案，時有善言，異於先師，信美而不離其樞者也。
穀梁傳，惟侯康爲可觀（著穀梁禮證。）其餘大氏疏闊。

禮記在三禮閒，獨寡訓說。朱彬爲訓纂，義不師古，陳喬樞俞樾并爲鄭讀考，江永有訓

義埤言，皆短促不能具大體。其它禮論，（金榜著。）禮說，（金錫著。）禮書通故（黃以周著。）諸書，博綜三禮，則四十九篇在其中矣。而秦蕙田五禮通考，窮盡二千餘年度法，欲自比通典，熹以世俗正古禮，雖博識，固不知量也。

然俗流言十三經，孟子故儒家，宜出。唯孝經，論語，七略入之六載，使專爲一種，亦以尊聖秦甚，徇其時俗。六載者，官書異於口說，禮堂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鹽鉄論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後漢書曹褒傳，「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是官書之長，周漢不異，）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鄭論語序。）以是知二書故不爲經，宜隸論語儒家出孝經使傳記通論，（凡名經者，不皆正經，賈子容經，亦禮之傳記也。）即十三經者當財減也。獨段玉裁少之，謂「宜增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及說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皆保氏書數之遺，集是八家，爲二十一經。」其言閎達，爲雅儒所不能論。

至於古之六載，唐宋注疏所不存者，逸周書，則校釋於朱右曾。尚書歐陽夏侯遺說，則

考於陳喬樞，三家詩道說，考於陳喬樞，齊詩翼氏學，疏證於陳喬樞，大戴禮記，補注于孔廣森，國語，疏於龔麗正，董增齡，其扶微輔弱，亦足多云。

及夫單篇通論，醇美埒固者，不可勝數。一言一事，必求其徵，雖時有穿鑿，弗能越其繩尺。寧若計簿。善承淫視，而不惟其道，俟以後之咨于故實而考迹上世孑隆者，舉而措之，則質文蕃變，較然如丹墨可別也。然故明故訓者，多說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狀，徵驗其務，觀世知化，不欲以經術致用灼然矣。若康熙雍正乾隆三世，纂修七經，辭義往往鄙倍，雖蔡沈陳澧，爲之巨僕而不敢辭，時援古義，又椎鈍弗能理解。譬如薰蕕雖糝，徒觀其汗點耳。而徇俗賤儒，如朱彝尊，顧棟高，任啓運之徒，費學冥行，奮筆無作，所謂鄉曲之學，深可忿疾，譬之斗筭，何足選也。

最近世之學術

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梁啓超

最近數十年來崛起之學術，與惠戴爭席而駁駁相勝者，曰西漢今文之學。

首倡之者爲武進莊方耕，（存與）著春秋正辭。方耕與東原同時相友善，然其學不相師

也。戴學治經訓而博徧羣經，莊學治經義而約取春秋公羊傳。東原弟子孔壁軒，（廣森）雖嘗爲公羊通義，然不達今文家法。膚淺無條理，不足道也。

方耕弟子劉申受，（逢祿）始顯主董仲舒，李育，爲公羊釋例，實爲治今文學者不祧之祖。

逮道光間，其學寢盛。最著者曰仁和龔定安，（自珍）曰邵陽魏默深（源）安定有文集三卷，續集四卷，定安，段茂堂外孫也。其小學多得自段氏，而經義則摺自莊劉。又好治史，熹章實齋之學，言「六經皆史。」又學佛，欲排禪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蓋甚複雜。然其於春秋蓋有心得，能以恢詭淵渺之理想，證衍古誼。

其於專制政體，疾之滋甚集中屢歎恨焉。（集中如古吏鉤沈論，乙丙之際著議，京師樂籍說，尊任，尊儀，撰四等十儀，壬癸之際胎觀等篇，皆頗明民權之義，其餘東鱗西爪，全集往往見。

又頗明社會主義，能知治本。（龔集，平均篇云，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

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中略）其始不遇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則至喪天下，此近世泰西社會學言根本之觀念也。）

當嘉道間，舉國辭夢於承平，而定安憂之，儼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生網密之世，風議隱約，不能盡言，其文又瑰璋連玆，淺學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雖然，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嚮導，必數定安。吾見并世諸賢，其能爲現今思想界於光明者，被最初率崇拜安定。當其始讀定安集。其腦識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夫以十年以來歐美澎湃輸入，雖乳臭之子，其眇思譚說，皆能軼定安，顧定安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嘉謗前輩也。然定安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勝，故細行多不檢，其惡習影響於新學界者亦有焉。

前此治今文者，則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經，著詩古微，書古微。詩主齊魯韓，書主歐陽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鄭，不遺餘力。由今日視之，其無謂亦甚矣。然一家之言，不可輕也。（餘杭章氏，謂「齊魯韓歐陽大小夏侯，各有師法，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

，尤相攻如仇，魏氏不知師法略例，一切混合，殊無條理」云云，是誠中魏氏之失。但今文經說中，雖互有歧異，然其歧異，與今古之歧異比較，則異中仍從同也。譬之，則如景教之新舊教，新教中派別數十，亦各相非，然以之與羅馬舊教相比較，則新舊點甚大，而新派中之支派，其異點甚小也。不得以此遮抹煞魏氏學。）

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爲海國圖志，獎勵國民對外之觀念。其書在今日，不過東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爲其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汙澹統。豈不然哉。

敷新思想之萌芽，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漢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學。然則今文學與新思想之關係，果如是密切乎。

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統治今文者，即今文學亦安得有爾許魔力。欲明其理，請徵泰西。夫泰西古學復興，遂開近世之治。謂希臘古學，果與近世科學哲學有不可離之關係乎，殆未必然。然銅山崩而洛鐘應者，其機固若是也。凡社會思想，束縛於一途者既久，驟

人焉，衝其藩籬而陷之，其所發明者，不必其遂有當於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則自能震聳一般之耳目，而導以一線光明，此懷疑派所以與學界革命常相緣也。今文家言，一種之懷疑派也。二百年間，支配全學界最有力之一奮說，舉凡學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門爲恥者，而忽別樹一幟以與之抗，此幾一動，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後之人乃競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佞詭之論起焉。佞詭之論多，優勝劣敗，真理斯出，故懷疑派之後，恆繼以詭辯派，詭辯派之後，而學界革命遂成立。此徵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學，對於有情一代學術之中堅而懷疑者也，漢魏及祖述漢魏之徒，則近於詭辯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茲一變矣。今勿具論。

與漢魏相先後，而其學統有因緣者，則有若陽湖李申者（兆洛）長洲宋于庭，（翔鳳）仁和邵位西。（懿辰）

宋氏傳會太過，支離太甚，不足以爲鉅子，李氏明算，長於地理。其治經則排斥周官特甚，

邵氏則卓然一經師也。蓋申受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詩，今文書，而位西則言今文禮著禮經通論，以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自是羣經今文說皆出。而泃潭王壬秋，（閩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

王氏徧注羣經，不斷斷於攻古文，而不得不推爲今學大師。蓋王氏以公羊說六經，公羊實今學中堅也。

廖氏受師說而附益之，著書乃及百種，可謂不憚煩，（其門人某，著有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羣文。廖所著書，其目皆見於光緒井研志。）而其說亦屢變。初言古文爲周公，今文爲孔子。次言今文爲孔之真，古文爲劉之僞。最後乃言今文爲小說，古文爲大統。其最後說，則戊戌以後懼禍而支離之，蚤歲實有所心得，儼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晚節則幾於自實其學進退失據矣。至乃牽合附會。摭拾六經字面上碎文隻義，以比附秦西之譯語，至不足道。雖然，固集數十年來今學之大成者，好學深思之譽，不能沒也。蓋自今古之訟既興，於是朱右曾有尙書歐陽夏侯遺說考，陳喬樞有今文尙書經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

證，陳立有公羊義疏，專襲西漢博士說以釋經義者聞出，遠廖氏而波瀾壯闊極矣。

吾師南海康先生，少從學於同縣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講陸王學於舉世不譁之日，而尤好言歷史法制得失。其治經，則綜滌漢宋今古，不言家法。

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出自井研，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

曠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遺珠而買櫝，惟究於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也。改制之義立，則以爲春秋者，細君威而申人權，夷貴族而尚平等。去內競而歸統一，革習憤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

曠昔吾國學子，對於法制之觀念，有補苴，無更革。其對於政府之觀念，有服從，有勸諫，無反抗，雖由藉者之積威，抑亦誤學孔子，謂教義固如是也。南海則對於此種觀念。施根本的療治也。三世之義立，則以進化之理，釋經世之志，徧讀羣書而無所於闕，而導人以向後之希望，現在之義務。夫三世之義，自何邵公以來闡名焉，南海之倡此，在達爾文主義

未輸入中國以前，不可謂非一大發明也。

南海以其所懷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國人之思想束縛既久，不可以猝易，則以其所尊信之人爲鵠，就其所能解者而導之，此南海說經之微意也。而其影響波動，則既若此。近十年來，我思想界之發達，雖由時勢所造成，由歐美科學所激動，然謂南海學說無絲毫之功，雖極區南海者，猶不能違心而爲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則亦解二千年來人心之縛，使之敢於懷疑，而導之入思想自由之途徑而已。

自茲以還，劉陽譚壯飛（嗣同）著仁學，乃舉其冥想所得實驗所得聽受所得者，盡發之而無餘，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

輒近學界，對於孔子而試挑戰者，頗不乏人。若孔子之爲教主與非教主也，孔子在三千年來學界之功罪也，孔子與六家九流之優劣比較也，孔子與泰西今古尊哲之優劣比較也，轟然並起，爲學界一大問題。顧無論或推尊之，或辯議之，要之其對於孔子之觀念。以視十年前劃若鴻溝矣。何也，自董仲舒定一尊以來，以至康南海孔子改制考出世之日，學者之對於

孔子，未有敢下評論者也。恰如人民對於神聖不可侵犯之君權，視爲與我異位，無所納其思議，而及今乃始有研究君權之性質，擬議其長短得失者。夫至於取其性質而研究之，則不惟反對焉者之識想一變，即贊成焉者之識想亦一變莫。所謂脫霸軌而得自由者，其幾即在此而已。

林琴南致蔡元培書

鶴齋先生太史足下，與公別十餘年，壬子一把晤，忽忽八年，未通音問，至爲歎屬。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囑爲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謹讓跋尾歸之。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衆，而夏峯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幸死也，我公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遺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爲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愾至愾。雖然，尤有望於公者，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外間謠詠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闖背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

經之談，則毒劑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燦膏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敵，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修奇崛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使己，未有不糜沸騰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遼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削倫常爲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慝，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失信，尙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靈迹，成譯者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讎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聞關蓮瀾，與夫人同茹辛苦，宗旨不變，弟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衷其是，蓋今公爲民圖實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股股於劉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清樞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弟年垂七十

，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尙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得碍科學，英之迭更，果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曠古，矧吾國人尙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變之方，孔子爲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爲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問陣，孔子行，陳恒弑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宜莫強於威廉，以柏靈一隅，抵抗全球皆敗廢無措，直可爲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爲憚憚爲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一篇，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托顏回，托葉公子

高之聞難孔子。陳以接人處衆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爲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哮爲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無爲文法之啾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三語即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引於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爲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缺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爲缺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

可也，以說文爲客以白話爲主，不可也。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爲自贖贖慾，於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爲不倫，斥袁枚爲狂謬。不圖竟有用爲講學者，人頭番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彼又云，武墨爲聖王卓文君爲名媛，此亦捨李卓吾之餘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捨其餘唾，尊嚴嵩爲忠臣，今試問二李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爲挨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况天下溺矣，藩鎮之禍，灑在眉睫，而又成爲南北美之爭，我公爲南土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紛集，甚爲我公惜之，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覆，唯體盼好音，爲國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林紆頓首。

蔡元培答林琴南書

琴南先生左右，於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

時，曾抄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詠紛集爲北京大學惜，甚感，惟謠詠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爲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詠，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詠爲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剽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於第一點，當先爲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剽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剽倫常」之言論者乎。

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爲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奪曰覆孔？

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當姑進一步而

考察之，則惟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託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爲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恒弑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爲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爲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者耶？

次察「副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朋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尙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嫺，不娶妾兩條。不嫺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爲尤嚴矣。

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為增進知識之需。甯有割之理歟？

若大學教員，既於學校以外，發表其「前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為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為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為自感情慾，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捨其唾餘者。所論「武豎為聖王，卓文君為賢媛，」何人曾述斯語，以號於衆，公能證明之歟？

對於第二點，當先為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

語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據爲標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於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爲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爲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注，十三經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爲類似集注類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繫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編爲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

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又陵君譯爲文言。少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爲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儻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清水滸紅樓夢之小說家，能於續水滸傳紅樓夢等書以外，爲科學哲學之講演與？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爲胡適之，錢玄同，周啓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爲非博極羣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從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

譯之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左：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遑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抄奉一覽：

(見另編)(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爲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逼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極長辯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爲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爲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爲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准德令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寫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狹妓爲韻事，以賤爲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爲難得

，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樂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爲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姦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竊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此復，並候著祺。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啟。

論語足徵記叙

崔 適

論語之出也晚，漢宣帝時自齊人王吉傳者曰齊論。魯人麋奮傳曰魯論。西京之末，始出古論，以螭蚪古文作之，謂爲先秦人書，欲以陵駕齊魯論之爲今文，實則劉歆所造，託之孔安國所傳，并爲作注以徵之爾。今又得一境證，古者字少，一字恒筭數義，故多假字，後世各造本字分用之，故有古人用假字，後世易以本字者，未有古人用本字，後世易以假字者，魯古異讀率，率魯用假字，古用本字，如「可使治其賦也」，魯讀爲其傳，則傳假字，賦本字。「吾不嘗無誨焉」魯讀爲無悔，則悔假字，誨本字，皆是。或曰讀爲者，改其字也，義當

從所讀之字。曰此說誠然，然此二句從傳字，傳字之本義，於經義豈可解釋，乃知魯讀爲傳爲悔者，猶言魯本論語，作此字耳。以爲魯用假字，古用本字，則文從字順，然則古論之出，後於魯論明甚，其爲膺古亦明甚，乃自張侯合魯於齊，而齊魯不分，鄭君合齊魯於古，而三家不分，今所可知其非古文家學者，惟先秦古書，西漢師說，東京則班固何休。高誘王充之言，集，包注釋文所載，鄭引魯讀而已。今疏通而證明之，竊取足徵之語於論語，命曰論語足徵記，丙辰吳興崔適。

王國維致沈兼士書

兼士先生有道：前日辱手教，並屬提出研究題目，茲就一時鄙見所及，提出四條。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條，其事甚爲煩重非數年之力所能畢舉，姑提出以備一說而已。前日寄上新作書式古堂書畫彙考中所錄唐韻後一篇，由叔平見轉交，想蒙察入。題目四紙附上呈政。專肅，敬候起居不盡。

王國維頓首。十一，十，二十。

研究發題

(一)詩書中成語之研究

說明 古今言說文章，無不根據于前世之言語；今之言語中，有元明之成語；元明言語中有唐宋之成語；唐宋言語中有漢魏六朝之成語；漢魏言語中，有三代之成語。凡此成語，率爲複語，與當時分別之單語，意義頗異必於較古之言語中求之。今之成語，我輩得求之於元明以上之言語中；漢魏六朝之成語，我輩得求之于三代言語中。若夫詩書爲三代言語，其中必有三代以上之成語，然今日所存言語，無更古于三代者，其源既不可求，其語亦遂不可解；然猶可參互求之。今略舉數例，如：如詩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箋均以，善，訓，淑。不知不淑，乃古成語。雜記載諸侯相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曲禮注載古傷辭曰：「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左莊十一年傳，魯弔宋辭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襄十四年傳，魯弔魏辭曰「寡君仲濟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妣境，若之何不弔。」古，弔，

淑，同字，若之何，不弔，即如何，不淑，也。是，如何不淑，一語，乃古弔死唁生之通語。不淑，猶言不幸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者，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而宣公早卒，則子之不幸，將如之何矣。王風「遇人之不淑」，亦猶言遇人之不幸，與遇人之艱難同意也。又「陟降」一語，亦古之成語；其義爲「陟」，或爲「降」，不必相兼。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陟而連言降者也。周頌「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是降而連言陟者也。尙書多言降格，格之本字爲各，其字從久，與降字形，聲，義三者皆相近，故陟降一語又轉爲「陟各」。左昭七年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正用詩語。恪即各之借字，「陟各」即「陟降」也。古「陟」「登」聲相近，故又轉爲「登假」。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莊子養生主「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是智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假」，亦即「陟降」。書文侯文之命言「昭登於上」（史記晉世家引今文），詩大雅言「昭假于下」；登假相對爲文，是「登假」即「陟降」之證也。又轉而爲（登遐）。墨子節葬篇（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

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則謂之登遐。）「登遐」，亦即「陟降」也。上所舉「陟格」，「登假」，「登遐」諸語皆舉其一端言之；則詩之「陟降」，於大雅義當爲陟，於周頌義當爲降；然則古之成語不能以分別之單語解之，斷可知矣。（傳以文王上接天下接人解「文王陟降」，箋以天上下其事解「陟降厥土」，皆坐分別解之之誤。）又如大雅「帝命不時」，「不時」即「丕時」。書君奭「在讓後人於丕時」，即用此語。永言配命，與永言孝思，句法不同；「孝思」，「配命」，皆爲成語。詩「孝思維則」，毛公鼎銘「不覩，先王配命」，亦其一證。詩書中如此類，其數頗多，自來注家均以雅訓分別釋之，殊不可通。凡此類語，能蒼萃而求其源委歟？其或不能，則列舉之而闕所不知，或亦治經者所當有事歟？

(二)古字母之研究

說明 一字之音，有母有韻。古韻之學，創於宋人，至近世而極盛。古字母之學，創於嘉定錢氏，同時休甯戴氏亦作轉語二十章，而其書不傳，其流亦微。惟番禺陳氏

作切韻考，始據廣韻中反切，以求中古字母之系統；其所得，與等韻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至於古音中之字母，則尙未有論其全體者，此亦音韻學上一闕點也。此問題不待說明；所當說者，材料與方法耳。今舉其要，約有五端：一，經傳異文。如尙書古今文，春秋三傳，實同名異，往往遇之；漢儒注中，某讀爲某，亦其類也。二，漢人音讀。古注中某讀如某，某讀若某是也。三，音訓。如仁人，義宜之類。釋名一書，所用以相釋者，什八九皆同母字也。四，雙聲字。如玄黃，屬發，栗烈之類，皆同母字也。五，反切。孫炎以下，至于徐邈李軌之音，見古書注及經典釋文者是也。苟以此數者參互相求，但願材以求合，而不爲合以驗材，仿顧氏唐韻正之例，勦爲一書，庶幾古字母部目或覩其全，不讓古韻之學專美歟！

(三) 古文學中聯縣字之研究

說明 聯縣字，合二字而成一語，其實猶一字也。前人駢雅，別雅諸書，頗以義類部居聯縣字，然不以聲爲之綱領；其書蓋去類書無幾耳。此等複語，其變化不可勝窮，

然皆有其公共之源。如風曰𩇛𩇛，泉曰𩇛𩇛，菽扈曰𩇛𩇛，廣大曰𩇛𩇛，分散曰𩇛𩇛；字雖不同，其聲與義各有其相通之處。又如雨之小者曰𩇛𩇛，草之小者曰𩇛𩇛，曰𩇛𩇛，木之柔者曰𩇛𩇛，蟲之小者曰𩇛𩇛，狀草木之細密曰𩇛𩇛，狀鳥之小者曰𩇛𩇛；殆皆與𩇛字之音義相關。辭賦既興，造語尤夥，乃至重疊用之，如離騷，須臾，相羊，見於一簡之中；上林賦「溔溔泌瀦，𩇛𩇛𩇛𩇛」疊於一句之內，其實爲一語之變化也。若集此類之字，經之以聲，而緯之以義，以窮其變化，而觀其會通，豈徒爲文學之助，抑亦小學上未有之事業歟！

(四) 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

說明 史記年表起於共和；厲王以前，年祀無考。魯世家別據魯歷，上訖考公；而伯禽一代未著年數，則未能上關周初也。其諸公羊數，亦劉歆三統歷所紀，互有異同。汲冢紀年雖有夏商年紀，此太史公所謂（不同，乘異，不足取信者），今茲所傳，又非原本，自皇甫謐以下嚮壁虛造者，更無論已。然周書武成，召誥，顧命諸篇，頗具

年月；如能以黃帝項顓夏殷周魯六歷，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與尙書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參證，雖宗周諸王在位之年數，無從臆說，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營洛之歲，與成王在位年數，或可得定歟？

附志：黃帝等六歷，及歷法，及積年，見開元占經卷一百五并參考汪曰積古今推步諸術考。

國學叢刊序

羅振玉

問嘗聞今之論學者，言稽古之事今難於昔；又謂道莫大於因時，事莫亟於致用，禮教足以改削，詩書不能救衰，古先學術必歸淘汰。蒙竊以爲不然。

夫自三古以來，人文斯啓；東遷以後，百氏踵興。至秦定挾書之律，漢殿中祕之藏，兩京師承率資口授，四部羣籍咸出手寫；成學匪易，往哲所嗟。今則刊本流傳，得書至便。加以池不愛寶，山川效靈，——雍郊獲鼎，補伏孔之逸篇；涇陰出龜，窺倉沮之遺蹟；和闐古筒，鳴沙祕藏，繼魯壁而重開，嗣釐家而再出！古所未有、悉見於今。此今易於古

者一也。

古者風化阻於山川，學子勞於負笈。文翁莅蜀，西州方起頌聲；道真還鄉，南城乃興文教。然交友終限於九州，馳觀不及於域外。今則聲氣相應，梯航大通。長慶樂府，流入雞林；尙書百篇，攜來蓬島。將見化瀛海爲環流，合區宇爲藝府，觀摩逮於殊方，交友極於天下。此今易於古者二也。

繼事者易爲；後來者居上。是以漢末經師，兼綜六藝；唐初正義，備采南北。圖朝二百餘年，儒風益振，——王郝詰訓，上扶五雅之衰；段桂說文，遙奪二徐之席；焦張之圖禮制，陋季彞之前聞；阮吳之釋鼎彝，歷宣和之御製，——警歎匪遙，流風未沫。此今易於古者三也。

至若先聖遺寶，經世大典，固已範天地而不過，揭日月而俱行。即諸子之學說，百家之撰論，文字之訓詁，名物之考證，挹其精華，固光餘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資。求其義理，則有光大而無淪胥；語其方法，則有變通而無棄置。在昔六籍灰塵，東魯之

茲歌自若；五季俱擾，羣經之影藜方新。今且旁行斜上，盡譯遺經；海嶠天涯，爭開文館。矧茲宗國，尙有典型，——老成未謝，睹白首之伏生，來者方多，識青睛之徐監，——方將廣魯於天下，增路於椎輪，張皇未發之幽潛，開闢無前之涂術，信斯文之未墜，佇古學之再昌。杞人之憂，斯亦惑矣！

予性不通敏，幼學多岐，屠龍之技未成，雕蟲之心轉熾。朝市中隱，閉戶自精，朋從往還，稽古相勗，於是乃有國學叢刊之約。歲成六編，區以八目：曰經，曰史，曰小學，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學，曰目錄，曰雜識。將以續前脩之往緒，助學海以涓流。蠡負之身知非可任；鴻碩之士，幸共圖成，——致予望之，毋我遐棄！

國學季刊宣言

胡適

……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 (1) 擴大研究的範圍。
- (2) 注意系統的整理。

(3) 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

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國學」在我們的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

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爲「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爲妥當，因爲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

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家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通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爲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

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為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裏，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霑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

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

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裏，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裏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清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

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步說：

(甲)索引式的整理。 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銷磨學者有

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像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的方面。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制一番（部首依筆畫，每部的字也依筆畫，首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 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况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做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

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校讎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叢詁，「展一韻而衆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序）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力，使學者不疲於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鈔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爲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有天才而又有閒空的少數人；並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倍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分擔去做的，卻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是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乙)結賬式的整理。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賬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的必要。學術上結賬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裏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賬是(一)結束從前的成績，(二)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繼續長增高的。古代結賬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注疏，如朱熹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三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賬的事業。二千四百多卷的皇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賬，沒有條理，沒有系統；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講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

「望洋興歎」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理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彙纂」，便可以明白結賬式的整理需要了。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有人說得出的，只因爲二千年的詩經爛賬至今不曾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爲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的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伸頭望一望，只看見一屋子的爛賬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歎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呢！我們以爲，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們應該把詩經這筆爛賬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賬，詩經的總賬裏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 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樞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賬。

(B) 古韻論考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賬。

(C) 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 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賬。

(D) 見解(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偽詩傳、桃際恒、崔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謎的賬。

有了這一本總賬，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賬裏未曾解決的懸賬這是提高。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的墨子閒詁，荀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賬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賬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 專史式的整理索引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賬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

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着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

1. 民族史
2. 語言文字史
3. 經濟史
4. 政治史
5. 國際交通史
6. 思想學術史
7. 宗教史

8. 文藝史

9. 風俗史

10 制度史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成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去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怎樣「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呢？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異教的緒餘，異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于歸，）某種是代名

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如卜爾格蘭，如鋼和泰男爵，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裏，朝鮮語裏，安南語裏，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會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裏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了解中國御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了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裏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

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冤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觀、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繫辭傳裏「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裏「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里士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很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正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

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採參考比較的材料。……

樵歌跋

黎錦熙

（右爲南宋初洛陽人朱希真敦儒樵歌三卷，北新書局據四印齋所刻吳枚菴鈔校本排印，章衣萍標點，卷首加胡適之朱敦儒小傳。小傳中批評他的詞：「詞中之有樵歌，很像詩中之有擊壤集。但以文學價值而論，朱敦儒遠勝卻雍了。將他比陶潛，或更確切罷？」王鵬運也說過；「希真詞於名理禪機均有悟入，而憂時念亂，忠憤之致觸感而生。擬之於詩，前似白樂天，後似陸務觀。」這都是很確切的批評。但這部詞集向來不爲人所重視；明毛晉所刻汲古閣宋六十一家詞，除北宋二十三家外，南宋三十八家並沒有把樵歌採入；清阮元雖曾依汲古閣舊鈔本進呈，但四庫中也沒有著錄；此外彙刻詞集的，如侯文燦的名家詞，江標的靈鷲閣彙刻詞中都沒有；吳昌綬的雙照樓景宋本詞也不會搜得此種；只這王鵬運的四印齋彙刻詞把牠列在南宋三十二家之中，還有朱祖謀的疆邨彙刻詞把牠列在南宋八十二家之中。零篇選詞的也不大重視他；南宋人周密專選南宋人的詞，編成一部絕妙好詞，連自己的也選在裏面，

可是一百三十二家中就沒有他；南宋人黃昇的花菴詞選，中興後十卷中却選了他的十首，只批評他的「西江月二首，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宋元間傅本章堂詩餘選了他的中調一首，長調五首；明楊慎的詞林萬選有他的生查子一首；以後的詞選也不消說了。

原來他的詞是重意境而輕規矩的，其實，那時候的詞選是在與音樂合作的時代，其規矩只在「唱」的音節上，并不在「做」的文字上；即用以韻而論，宋詞就完全脫了韻書的羈絆，大家只把當時普遍廣泛的語音作標準，有時高興還不妨叶幾個自己的方音，只要節奏合拍，唱得好聽，這些講究倒不在乎，所以當時詞家可以把應制和摹古所應遵守的詩，大凡一個時代的文學，越近於平民的，越是活的，越是活的，越沒有這些文字上的規矩。從風詩樂府直到崑曲京調，都是如此。但一個時代的活文學，漸漸的由平民影響到文人，便漸漸的提高，漸漸的發皇，漸漸的被干涉，漸漸的入於老死，到了老死，一切規矩都出來了，這種死文學的地位也就很尊貴了。即如唐宋的活詞，本沒有一定規矩的詞韻；文人填詞，也不過視為一種遊戲，所以他們的詞集大都別為一編，不雜入詩文集中，為的是怕失身分，却又捨不

得拉雜播燒之。由南宋而元明，詞漸老死，「詞韻」專書也就出來了，詞的地位也就僅亞於詩，文人專集可以詩詞並列了。然而平民方面早又湧來一股潮流，另成一種沒甚規矩的語文學，文人們又漸漸的向他傾倒，又漸漸的加入而干涉了：這便是曲。從樂府起而代風詩，絕句起而代樂府，詞代絕句，曲代詞，直到京調代崑曲，都是如此。

就因為文字上的規矩不嚴，所以作的人可以努力於意境和情致；更內行的便去和樂師歌伎們參酌實際上的音律，決不專從紙片上鬧玄虛。因此，一體初興，光燄萬丈，後人摹擬，總不能及。詞運到了南宋初年，已算「如日中天」，以後便是衰落的時期了。

朱希真生在這個如日中天的時代，即以「詞韻」而論，他便覺得有規定之必要了。元陶宗儀曾批評他所擬的韻制詞韻十六條和聲韻四部失之混淆（詞林正韻引）；這部書可算詞韻的嚆矢，可惜久已亡佚，無從稽攷，現在只好看他權歌的用韻。權歌用韻真是混淆極了！試把全書中屬於附聲韻母押韻的字統計一番。

所謂附聲韻母，這裏是專指附加鼻聲的，就是韻母而附有 ng n m 三個聲母以收音的，古

韻學家謂之陽聲之部，就廣韻韻目分配起來；第一，收音於ng的，有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等十二平聲韻（舉平聲以概上去，合爲三十六韻，下準此）；第二，收音於n的，有，真，諄，臻，文，殷，魂，痕；元，寒，桓，刪，山，先，仙等十四韻；第三，收音於m的，有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等九韻；總共三系有三十五平聲韻（合上去兩聲計之，有一百零五韻。詞有平仄互叶之體，上去更通押不分，照例是把平聲領上去兩聲的，所以只說平聲三十五韻已足）。

這三十五個附聲的韻，在唐初作詩的人已不能嚴守，許敬宗曾奏定某韻和某韻同用的辦法，據戴震聲韻攷所攷定的，第一系的冬與鐘，陽與唐，庚與耕清，蒸與登；第二系的真與諄臻，元與魂痕，寒與桓，刪與山，先與仙；第三系的覃與談，鹽與添，咸與銜，嚴與凡，在那時都已可以同用，那麼這三十五個附聲的韻，實際上已併爲十九了（到了宋仁宗時救撰集韻，賈昌朝又把第二系的文與殷通用，第三系的嚴通於鹽，凡通於銜。再到南宋理宗時新刊禮部韻略，平水劉澗就唐初同用的和北宋通用的一律正式合併，附聲韻便併成十七韻，這

就是現在通行的詩韻，所謂平水韻便是）。然而唐宋間作詞的人，連這比較簡單的十九部也不願意遵守，又把第一系的東與冬，江與陽，庚與青蒸，第二系的真文與魂痕（魂痕又與元韻分離），元與寒刪先，第三系的覃與鹽咸都通用起來，於是第一系的十二韻併爲三韻，曰東冬，曰江陽，曰庚青；第二系的十四韻併爲兩韻，曰真文，曰元寒；第三系的九韻也併爲兩韻，曰侵，曰覃咸；故隋韻有附聲的平韻三十五，至唐詩同用而併爲十九（後定爲十七），至宋詞通叶而併爲七，表以國語羅馬字，就是 *caŋ, aŋg, enŋ(inŋ)* ; *en(in), an* ; *em(im)* , *aŋ* 七個附聲韻母（唯收 *m* 的兩韻爲國音所無）而已。

這是清初以來研究詞韻的專家就宋詞的大多數歸納出來的，即此可見那時中國的普通語音已是如此，實已開現代國音的先河。但對於 *ng n m* 這三大系的區別，似乎還是界限分明，不容淆混；仔細把宋詞一看，才知道那時的普通語音連這三個界限也打破了：最顯明的就是第一系的庚青 (*enŋ* 或 *inŋ*) 與第二系的真文 (*en* 或 *in*) 互通，而第二系的真文又可與第三系的侵韻 (*em* 或 *im*) 互通，於是乎庚清所併的庚韻韻目凡六，真文所併的凡七，合侵韻共計

十四個附聲韻，可以聯成一韻，所謂穿鼻(ㄣ)抵轉(ㄛ)斂唇(ㄣ)之分，在這十四韻中，也就分無可分了。(統計樵歌三卷中，用附聲韻的詞凡八十六首；除屬於元塞韻的不計外，尙有四十二首：其中用庚青韻的，只有下卷減字木蘭花三首，清平樂二首，相見歡一首，因爲都是短章，未與他系通押；用真文韻的，只有上卷臨江仙一首，風流子一首，中卷南歌子一首，南鄉子一首，下卷浣谿紗一首，菩薩蠻一首，未與他系通押；用侵韻的，只有下卷菩薩蠻一首未與他系通押；除這十三首外，其餘二十九首中，或庚清與真文不分，或真文與侵不分，或僅寥寥數韻中竟將庚清，真文，侵等三系通押起來。

其庚清與真文不分的凡十三首：如上卷水調歌頭第六首用庚清韻，忽屨一魂韻的「真」字；桂枝香把庚青韻的仄聲「井」「省」「靜韻」「整」「影」「梗韻」「艇」「迴韻」「定」「聽」「徑韻」等字，和真文韻的仄聲「緊」「軫韻」「穩」「混韻」「鬢」「震韻」「問」「問韻」等字通押；風流子用真文韻，忽屨一庚的韻「明」字；卜算子慢用真文韻的仄聲，雜一庚韻去聲映韻中的「病」字；鷓鴣天第六，第九，第十四，這三首都是真文和庚

青不分的；中卷定風波用真文韻，又來一清韻中的「情」字，漁家傲第三首用庚青韻的仄聲，又雜一真韻去聲震韻的「陳」字；南鄉子用真文韻，雜一清韻「盈」字；西江月第二首將真文韻的「神」「新」「春」「穩」和「青」「靜」同押；下卷探桑子和衷訴情第三首用的都是真文韻，却都雜一庚韻中的「平」字。——本來呢，從六書中形聲字的組織上和古韻的分部上看來，這庚青與真文兩類真是判然的鴻溝；直到現代國音的標準語，即北京音，這兩組也還是絕不相紊，所以注音字母必分ㄨㄛ。北部各省，大體如此，可是長江流域和東南海一帶，無論是官話是方音，便已不能分別；因之，影響及於京劇。京劇本源於南方的徽調，徽調又採自鄂調的皮簧；京劇譚鑫培又是湖北黃陂人，咬字不變鄉音；遂使戲詞中押韻的字，庚青與真文兩系互相淆混，和北方實際的語音大不相同。但究竟是真文混於庚青，將 n 變作 ng 呢，還是庚青混於真文，將 ng 變作 n 呢？這不能從腳本上的戲詞看出來，必須用耳朵去實驗的。當然，聽過京劇的都知道：庚青混於真文， ng 變作 n 了。本地伶人，語音成習，有時庚青韻的字還不免唱 ng 收音，可是遇着「延音轉聲」之處便很注意，例如劉鴻聲是北人，正

宗的譚派每譏他咬字不真，但若唱到武家坡的「八月十五月光明」的「明」字，或完璧歸趙「學一個奇男子萬古留名」的「名」字，這都是要延音的，延音而不轉聲則已，一轉聲則決不依北音收 *ng* 而轉成 *ɦəŋ* (兀丫) 或 *ɦəŋ* (兀正)，而必用 *n* 轉成 *ɦəŋ* (子正) 或 *ɦəŋ* (子正) 的 (語言及歌劇中關於延音轉聲的條例，可參照拙編新著國語文法頁 333—334)。

歌劇如此，普通韻語也有這種趨勢，例如北京順治門外鐵路柵門旁邊豎的木牌佈告：「火車往來，疾如電奔。行人車馬，謹慎穿行。倘有疏忽，危險立生。寧關人命，佈告諄諄。」故北京人說話雖嚴格的保持了庚青和真文的區別，姓「陳」的決不會和姓「程」的混淆，俱作起韻文來，却不知不覺的「宋詞化」了。

其真文與侵韻不分的凡五首：如上卷水調歌頭第二首「陰」「心」「金」「音」「斟」「今」「尋」都是侵韻的字，末一韻忽押一個真文系的「魂」字；鷓鴣天第十首用真文韻，末了忽押一個侵韻的「尋」字；中卷朝中措第十一首也是這樣的；行香子用「響」等五個真文韻，又用「侵」「絨」「尋」三個侵韻；桃源憶故人第三首用真文的去聲韻，却配了侵

韻的去聲「甚」「沁」兩字。侵韻可通真文，當然也可通庚青，凡二首：如中卷西江月侵韻的「林」「心」和庚青韻的「聲」「聽」「輕」「靜」通押，下卷相見歡第五首「聲」「城」「更」「燈」爲韻，而「月西沈」却押到侵韻去了。——本來呢，現在除了廣東，收m的怪韻早已消亡了；在國音中，凡侵韻的都併入真文，用n收音了。但在三代古韻裏，這兩系却又真是判然的鴻溝（毛先以爲詩經綠衣末章「風」「心」爲韻。楚詞涉江「風」「林」爲韻，侵韻居然通到東韻去了；不知「風」從凡聲，古音方凡反，本來是m收音的。又舉詩經鼓鐘的末章以爲出侵韻的範圍，不知這章詩侵韻的「欽」「琴」和覃韻的「南」，禘韻的「僭」，古音都收音於m，自然可以通押），那時這附m聲的韻是很不含糊的。可是到了漢魏，至於隋唐，一天一天的和n或ng混合起來（即如清初作詞韻的沈謙，便引了古樂府嬌女詩「壯游臨河海，遙望中孤菱，芙蓉發盛華，綠水清且澄。絃歌奏音節，髣髴有餘音。」作十二侵（音）通庚青蒸（菱澄）的證據，又引了毛澤民子飛樂詞「雲」（真文韻）「驚」（瓶）（庚青韻）「心」（侵韻）「塵」（庚青韻）五字相叶作這三系合並的證據。其實，語詞

和記載中的證據還不少，苦要知其詳細，請問疑古先生。宋詞把牠們的界限一齊打破，自是水到渠成，不足爲奇了。——但樵歌中收m的覃咸韻和收n的元寒韻相通的，比較少些；統計這八十六首附聲韻中用元寒韻的詞凡四十四首，其中和覃咸韻通押的，上卷臨江仙第七首有一「拈」字，中卷朝中措第三首有一「衫」字，漁家傲第二首有一「賦」字，下卷減字木蘭花第二首有一「帆」字，第八首有一「監」字，清平樂第三首有一「厭」字，鼓笛令有「點」「念」兩字，計共七首，八個字。這數目的特少或許是偶然的（也許是韻母a的聲勢比e i 來得闊大些，變古較難），但元寒和覃咸在當時的併合，則已成不可掩的事實，於是第三系收m的兩韻——侵和覃咸——都各自找着歸宿，這便是收m的附聲韻母銷亡的先兆了。

其寥寥數韻中竟將庚青，真文，侵等三系通押起來，這當然不足爲奇了，凡九首：如上卷水調歌頭第三首「清」「馨」「斟」爲韻，勝勝慢「興」「紛」「深」爲韻，沁園春「情」「入」「心」爲韻，臨江仙第四首「城」「雲」「陰」爲韻，鷓鴣天第四首「聲」「巾」「砧」爲韻，中卷戀繡衾「平」「新」「今」爲韻，古相思「晴」「痕」「陰」爲韻，西江

月第五首「命」「親」「心」爲韻，下卷卜算子第二首「勝」「信」「飲」爲韻。——這種押韻法，在嚴守平水詩韻的先生看來，真算够搗亂的了；求之秦漢以前，更無一合，古韻學家尤當起「還之淳古」之恩。然而今日操漢語的區域，大約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完全表同意的，只北方官話對於第一字覺得有點兒齷齪，廣東話對於第三字覺得嘴唇還不能不閉一下子；可見中部和西南部的普通官話，在宋詞盛行的時代已經有了雛形了。

於是附聲韻三系之中打消了m一系，七韻又併成四韻：曰東冬，曰江陽，曰庚真侵，曰元覃；用國語羅馬字和注音字母表之，就是ong (X ㄨ) eng (ㄨ) en (或in) (ㄩ) an (ㄨ) 四個韻母，比標準的國音還少一個eng (或ing) (ㄨ)。

樵歌中八十六首用附聲韻的詞固然足以證明這種合併的事實，但談詞韻的總以爲庚真侵的併合和元覃的併合是不足爲訓的，並謂「宋代名手作詞，亦多區別」；可是「秦觀秋闈，『慢』『暗』累押；邦彥美人，『心』『雲』并陳；少隱禁烟，『南』『天』莫辨……」，他們又何嘗不知道？但客觀的事實總敵不過傳統的觀念。試就各家的詞韻論之：這位樵歌

作者朱老先生所編的詞韻是無從稽考的了；南宋一代，還有張輯給他作注釋，馮取洽給他增補一些，都爲陶宗儀所譏，書也都沒有了；但可推定他們都是按廣泛的韻腳歸納而成，或者竟拿當時臨安和中州士族的混合語音作標準，像周德清按大都（即今北京）語音作曲韻的一樣。元明兩代，北曲傳奇盛行，詞韻大都跟着曲韻走，雖不密合，却還相近，所以後來發見宋紹興二年刊行的葉斐軒詞林韻釋（一名詞林要韻），秦敦夫便疑爲元明人謬託的。今祇就這部樵歌一查，用韻實不能與葉斐軒完全相合；不過說者以爲葉斐軒把入聲字配隸平聲，證爲曲韻，不是詞韻，並謂詞韻入聲獨押，斷無平上去通押之理，這都不然；樵歌中就有此例，如下卷柳梢青第三首用入聲月韻的「發」「月」「薛韻的」「別」「說」「錫韻的」「覓」相押，却攙押一個上聲馬韻的「也」字，這也可算開北曲的先河了，可証那時中州語音已有打破入聲的趨勢。因爲宋與金元，時代密接，又有民族遷徙，南北混雜的事實，詞曲都起於民間，要根據活語音，那麼，宋詞元曲，用韻雖不密合，也自然要相近的，不過詞已盛行了二三百年，其用韻的混雜程度，比新興的北曲把一個地方社會的語音作標準的，自然要高些；加以南

北語音究有不同，入聲既保留於南方，疑定的詞體也保留了入聲獨押的習慣，間一通押，不爲常例；這些就是詞韻和曲韻不能密合的原因，也就是後來北曲的韻和南曲的韻又要分家的原因。且不論這些變遷，只論詞韻，元明間人或者還有真宋本的景斐軒，或者朱老先生那部詞韻還存在，所以沒有人提起這個問題——其實是用死詞牌遵活曲韻的居多，即因雖不密合尙還相近之故。不料到了明末清初，沈謙著一部詞韻略出來，除存疑的景斐軒外，這算是第一部具體的詞韻，而成書則後於詞體盛行的時代約五百年；清初毛先舒又爲之括略。自是趙鐘，曹亮武，仲恒、胡文煥，吳寧，李漁，許昂霄……等的詞韻踵出，直至戈載的詞林正韻，都是大同小異，即如附聲韻母的三系，總是不敢混合的，不問宋詞事實上是否如此。其間惟有吳煥等所編的學宋齋詞韻和鄭春波的綠漪停詞韻，胆敢將真文庚青侵等十四韻同用，元寒和覃咸十五韻也併部，這才合於宋詞用韻的真相，不愧爲「學宋齋」了；然而戈載便罵他「所學者皆宋人誤處」，又說，「試取宋人名作讀之，果爲若是之寬者乎？」又歎息「詞韻遂因之大紊」。平心論之，你若更替五百年後不能入樂的死詞製定新韻，把寬的弄窄些，儻管

弄得非驢非馬，也都是你創作的自由，但不應說古人本來如此，而不如此者則派作「誤處」而非「名作」；原來治學之遺，「求真」和「求是」不必併爲一談：求是者可以是其所是，求真者可不能真其所真；所以清人所撰的許多詞韻，除學宋齋一派外，只算是清詞的韻，不得謂爲宋詞的韻；只算是主觀的標準詞韻草案，不得看作客觀的唐宋詞韻考。若要改唐宋詞韻之真，則毛奇齡的話倒是說得很對的：「詞韻可任意取押：支可通魚，魚可通尤，真文元庚青蒸侵無不可通，其他歌之與麻，寒之與鹽，無不可轉；入聲則一十七韻屢轉雜通，無有定紀。」（戈載罵他道：「不料喪心病狂，敗壞詞學，至于此極！」）爲甚麼詞韻竟這麼隨便呢？四庫總目提要中有批評沈謙和仲恆的話，却也說得不錯：「填詞莫盛於宋，而二百餘載作者雲興，但有製調之文，絕無撰韻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詩韻，或各雜方言，亦絕無一定之律。不應一代名流都忘此事，留待數百年後始補闕拾遺。蓋當日所講，在於聲律，抑揚抗墜，剖析毫芒。至其詞則雅俗通歌，惟求諧耳，所謂「有井水吃處都唱柳詞」是也；又安能以禮部韻略頒行諸酒壚茶肆哉？作此不拘，蓋由於此，非其智有所遺也。「總

而言之，宋詞以當時普通混合的活語音爲韻，名家如黃庭堅，曾覲，劉過，吳文英等，更敢任意攙雜幾個土音；研究文學史的要知道這正足以證明一個時代活文學的特點，研究言語學的也可以藉此攷究當時的普通語音和方音土語的流轉變遷。

現在「新詩」初興，用韻也差不多是這種情形；各自的方音就是各自的詩韻，也和民間歌謠的押韻一樣，這大概都要算在方言文學裡；至於要作國語文學的新詩，當然以國音爲準，例如趙元任的國音新詩韻，便是這時代新編的韻書。但現代究竟不比從前，一切辦法都可以向著合理而又不違乎自然的方向做去，此後新詩的韻，決不會像宋代活詞韻那麼漫無邊際，也不會學清代那些死詞韻的徒弄玄虛。簡單說來：國語文學必有標準韻、標準韻，就是北京的方音，即所謂國音；方言文學則各以其方音作標準，自由發展；兩無妨礙，都是「活的」再以附聲的韻爲例：國語的標準韻就是從這樞歌所證明的宋詞通韻——東冬，江陽，庚真侵，元覃四部，再把庚韻（包括庚韻六個韻目）析出來獨立，合計有五個附聲韻（但這庚韻部中的合撮兩呼，如「轟」「肱」「榮」「兄」等字，應併入東冬韻，如中原音韻的例；遇

必要時，其開口呼也可與東冬通押，這也是已成的事實，如京津通行的大鼓詞就是如此。再若遇必要時，庚韻部中的開齊兩呼，也不妨與真侵同押，以示南北的通融；至於方言詩歌，各如其實，東冬可通江陽（東江古本通，如老子「聾」「盲」已叶韻；江陽相通也從六朝起，故江可帶着陽通於東冬，南部方言中不少此例），江陽可通庚真侵（陽與庚本有此關係，宋詞中如吳文英的法曲獻仙音，就把「向」字和「冷」字同押，南部有此方言，但真侵跟着併合的還少），江陽又可通元覃（如安徽江北一帶和長沙方言都如此，例如章行巖題相片贈胡適之詩：「……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你，總祿老章投了降○」寒韻的「看」可與江陽韻的「降」「腸」等同押），元覃也可通庚真侵（侵覃古音同爲M的收音系，本可通押；唐制把真部的魂痕與元韻同用，直到現在作詩還是合爲一韻；已算素有淵源；杜詩石壕吏「老婦出門看」，「看」字與「人」字爲韻；這都是老證據，不但方言如此）——這麼一來，方言文學中，豈不是凡附聲的韻都可以相通了？但事實上却沒有一種方言能把附聲韻的全體相通的（例如長沙把

江陽通了元草，便不再通東冬了），所以要「各如其實」。總之：民國新韻，有全國統一的標準，但這個標準就是一種「活的」方言；也有各地不同的標準，但這些標準只是任方言文學的自然，不加干涉；那麼，既不會像詩韻詞韻等書那樣的不顧脣吻，也決不會像宋詞用韻那樣的南北古今混雜糾纏。所以現在這年頭兒，凡事都可以向着合理而又不違乎自然的方向做去。因跋權歌，附帶一說。

八月八日，十五（一九二六）

書亡弟天華遺影後

劉復

嗚呼此吾二弟天華之遺影！民國十有八年三月一日，下午，天華偶過余家，余適影匣在手，即為攝取此幀；洗晒既成，丰神不惡，天華欣然持去，懸之齋頭。余生不好以攝影自娛，而為天華攝者僅此。不謂天華死後，舉殯之日，即以供於影亭之中；今設靈於家，即以懸於木主之上，余每一瞻矚，丰神如昨，而幽明之路已殊，悲痛傷心，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天華少彙四歲，幼與余同學於先君子寶珊先生及先師楊繩武先生所創之翰墨林小學，

即今之江陰縣立三校。稍長，又同學於常州府中學，即今之江蘇省立五校。時余頗有「小時了了」之譽，而鋒芒流露，恆爲同學所傾。天華課業不異於人，而樸訥寡言語，孳孳兀兀，純乎得學子之正。以是先賢珊先生，及諸師長每願天華能兼余之穎悟，余能兼天華之沈潛，方爲兩全也。

余家素清貧，武昌義起學校停閉，余與天華均廢學，天華入本邑青年團抗賊，余北走清江，以書牘翻譯之事佐戎幕。居數月，小子溥儀去位，余還歸江陰，挈天華同往上海，時民元春二三月之交也。余居上海以賣文爲活，天華則致力於音樂，天華性情，初不與音樂甚近，而其「恒」與「毅」則非常人所能幾。擇業既定，便悉全力赴之；往往練習一器，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甚或連十數日不肯歇。其藝事之成功，實由於此，所謂「人定勝天」者非耶？

民三，天華就教本邑華暨某小學。明年，先賢珊先生棄養，天華即於是年就教母校省立第五中學。民六余就教北大，天華來書，每羨都中專家蒼萃，思欲週旋揖讓於其間。民九

，余有歐洲之行。民十一，天華果北來締交於楊仲子，趙麗蓮，鄭穎孫，嘉社諸君。余得書狂喜，知其藝必將大進也。

天華以國樂西樂，方域雖殊，理趣無異，而當時士子，每重新聲，鄙夷舊物，貫通之責，難望他人；於是擇西樂中最難之小提琴而兼習之，納費於俄國名師托諾夫，稱弟子。今人每懷小技，輒沾沾自喜，以爲當世莫我若；其能於既爲大學教授之後，而猶虛心師事他人，以求其藝事之完成者，天華而外，吾不知當世尙有幾人也。

民十四，余東歸，見天華，聆所奏樂，知其於琵琶二胡，已卓然成家，小提琴亦登堂入室，即舉在法所購一名廠小提琴贈之，七年以來，天華日與此琴俱，出則携以相隨，入則操奏不去手。天華藝日益進，琴聲亦日益美好。果天假之年，天華必兼爲此遺名師，此琴亦必爲世間珍品。今人既云亡，琴亦絕響矣！

天華於琵琶二胡，造詣最深。琵琶「十面埋伏」一曲，沈雄奇偉，變化萬千非天華之大魄力不能舉。其於二胡，尤能自抒妙意，創爲新聲，每引弓一弄，能令聽來低徊玩味，歌哭

無端；感人之深，世罕倫比。二胡地本庸微，自有天華，乃登上品。歐西士人有聆天華之樂者，歎言：「徵此君，將不知中國之有樂。」此雖過譽乎？亦十得八九矣。

天華於所專習之外，凡與音樂有關者，如鋼琴，銅角，古琴，隊樂，以及崑腔，京戲，佛曲，俗曲之類，亦無不悉心鑽研，得其理趣；於和聲作曲之學，及古來律呂之說，亦多所窺覽。說者謂中西兼擅。理藝並長，而又能會通其間者，當世蓋無第二人。顧恒小心謹慎，不輕述作；故一生所寫，僅二胡琵琶譜十數種，及「梅蘭芳歌曲譜」一書，均已行世，其未及付印者，有「安次縣吵子會樂譜」及「佛曲譜」二書，又二胡新譜已成未成者各數種，將由其門弟子整理而刊行之。

天華北來之後，所就教之學校凡三，曰北京大學，曰女子學院，曰藝術院，十年以來，政局不定，教育組織朝三暮四，推轉靡安，此三校名目屢更，少者三次，多者七次，而天華連續任教其中，直至得病之日，猶往上課，其於職務，可謂全始全終者矣。

天華體質素強，身材高偉，內氣充實，平時從不病，乃以本年五月三十一日晚七時病，

時授課歸來，書囊琴篋猶在手也。病之初，僅心煩作冷耳。越一夕而體大熱，喉大痛，膚現紅斑，醫者斷爲猩紅熱，注血清，不見效。六月三日四日，更注血清二次，仍不見效。五日，病大劇，發狂如虎吼，健僕四人挾持之，勢亟亟不可終日；徧延北平名醫五人會診，注少許嗎啡，更於血管注血清，狂勢稍止。六日，略有轉機。七日，神智蘇醒，熱減，脈平，能進飲食，可安睡，醫者欣然相謂曰，「希望與日俱增矣」，此下午六時事也。八時後益平穩；十二時，靜睡如常人，舉家歡喜。乃至一時半，病忽劇變，體驟熱，脈驟亂，眼上翻，右腹飛跳；自此急轉直下，醫者來，束手無策，亦莫知其所以然，但言勢將易養，當有以爲備，至太陽初出，百鳥方鳴，天華竟於晨光熹微中徐徐闔目，與世長辭，而一家慟哭之聲作矣。時爲中華民國二十有一年六月八日上午五點四十五分，距其初病，僅七晝夜又十點鐘耳。天華近數年中，每謂余曰：「我倆三十多年老弟兄，」此本友愛之辭，不意竟成惡讖！天華得年三十有八，吾二人爲兄弟之期至此斬矣，悲哉悲哉！

天華娶同邑殷可久先生女尙真，生三子二女，一子一女早殤；存者子育毅育京，女育和

，均尚幼，未成立。

天華一生，行事至簡，初不如大人先生之勳名赫赫，而其藝事之成功，與夫爲學之勇，誨人之勤。固已可使一代士夫唏噓感想於無窮矣。余生平不肯作諛墓之文，余愛余弟，尤不願以違衷誇飾之言被余弟是以上方所寫字字悉真。世有作民國初年樂人傳者乎，當有采於斯文。

（天華死後第十日寫竟）

給黎劭西的信（也算樵歌的改吧）

疑古玄同

shawshi 夥計：

承示大箸樵歌跋，論三系附聲之韻的變遷，透關極了，佩服得狠。只因慙寫了「若要知其詳細，請問疑古先生」一句話，既使我慚惶無地，又使我心癢難熬。三系附聲韻之混合的證據，我就連粗略的也說不出什麼來，遑論詳細乎？慚惶無地，職此之由。可是我看了那班什麼桐城巨子²，選舉大家³，文豪⁴，名士⁵，詩翁⁶，詞人⁷，墨客⁸，拖着精神上的辮子，纏着精神上的小脚，syehinaitie 要捧住一部「詩韻」作爲押韻的聖經，不准稍有出

入，覺得他們真當得起「高山滾鼓」的讚語。嗟乎！人之「低能」，一至于此，寧不可哀！關於這一點，我本有幾句話想說，現在經您一提，焉得而不心癢難熬也哉！

做文章要押韻，用意只在利用疊韻，使文章好讀而已。要文章好讀，有兩個目的：一是文章容易上口，便容易記得，文化幼稚的社會裡，書寫印刷均不發達，往往利用這辦法來記憶一切知識，詩經中的「史詩」（如公劉，豳），漢以前的哲學書（如老子），以及現在通行於民間的小九九歌訣，湯頭歌訣，廿一史彈詞，誇陽曆大鼓書等等都是；一是利用讀音的和諧來增加文學的美趣，凡古今中外一切抒情的詩歌都是。其用意如此，所以押韻的唯一要義，就是所押各字，至少也必須作者自己讀起來是輕韻才行。（這裡所說的疊韻，不是音理的，乃是習慣的：譬如國音中e韻與uo韻，en韻與un韻，in韻與on韻，音理上當然不能說是疊韻，但北京的平民文學中總認它們是疊韻，這就是習慣的疊韻。）要是連自己讀起來都不是疊韻，那還有什麼押韻之可言？這樣淺極的道理，總不見得比肚子餓了要吃飯，一加一等於二，還要難懂些吧。可憐那班精神上拖着辮子纏着小腳的人們，竟永遠不會懂得這個道

理！他們自己讀「公」與「恭」，「豐」與「封」，「戎」與「茸」，也是同音，可是決不敢拿它們來相押，因為詩韻中「公，豐，戎」在一東，「恭，封，茸」在二冬也。「居，虛，於」與「拘，吁，紆」，同讀^u韻，不敢拿來相押；「拘，吁，紆」讀^u韻，「姑，呼，烏」讀^u韻，反倒拿來相押：因為詩韻中「拘，吁，紆」與「姑，呼，烏」都在七虞，而「居，虛，於」則在六魚也。那「該死十三元」韻中，「吞，孫」是uen，「樊，番」是^{en}；還有那四支韻中，「資，時」是^{ai}，「移，奇」是^{ei}，「垂，葵」是^{wei}，「兒，而」是^{eri}；這些字押在一起，簡直不像有韻，他們被詩韻壓扁了，竟不敢稍懷異志。嗚呼！慘矣！尤其可笑者，有些人看見前代韻文中某某兩字相押，全不想想，某某兩字的今音是否疊韻，只甘心做古人的應聲虫，如陳第所云「唐宋名儒，博學好古，間用古韻以炫異耀奇」者，於是^{ei}可以與^{an}押，^{ai}或^{ei}可以與^{ion}押，^{an}可以與^{en}押，^u或^{iu}可以與^a或^o押了！豈不怪哉！

自古以來，凡價值最高的文學，都是用活的語言做成的；凡活語言中讀成疊韻的字，他們就隨意拿來押韻，三百篇，屈宋的賦，漢魏六朝的樂府，宋詞，元曲，以及現存的平民歌

謠，都是這樣辦的。您說「宋詞……只把當時普遍廣泛的語音作標準，有時高興，還不妨叫幾個自己的方音」，這話固然有理，但據我看，恐怕下半句說的是普通的狀況，上半句說的倒是「有時高興」如此罷了。所謂標準音，所謂國語，都是現代才發生的，而且一定要到了現代，才有這種需要，這種運動才會發生，這種運動才會成功。從前是大家都做着「羲皇上人」的好夢，以「老死不相往來」爲至樂的。雖然爲了做官或經商，被此也不免要拗住舌頭，打着龐雜無倫的藍青官話，然即所謂「普遍廣泛的語音」；但是我覺得這種「普遍廣泛的語音」在文學上未必有多大的勢力，而且未必被文學家所看重，因爲它既不合於書本上的舊音，又不合於語言中的活音也。做詩填詞，非摹古調，即依活語；前者往往愛用舊音，如韓愈杜甫諸人之詩是也；後者往往愛用活音，如柳永秦觀諸人之詞是也。韓杜諸人所用，即陸法言切韻一派之音；切韻之音，乃魏晉六朝以來經師文人讀書所用之舊音也。宋詞不走這條路，用活語行文，依活語押韻，這活語本是方言，故押韻的字也就是在某方言中讀成聲韻的字了。各人用着他自己最熟練的方言填詞押韻，秦七不必同於黃九，辛稼軒的詞雖然受了

佗的那位同鄉女名士李易安的許多影響（適之的話），但佗押韻却未必對於伊亦步亦趨。乾脆一句話，「詞韻」這東西，*Yahwei*就是沒有的。戈老爹這班人 *ziangsaqyeou ahz'ih* 的說道，詞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其可笑正不亞於「瞎子斷匾」！

寫到這里，我要來給徐志摩君申冤了。好像記得去年的晨報副刊中，志摩說過幾句自慚的話，大意是說佗對於音韻是完全不懂的，所以佗的詩中用韻，謬誤不合之處甚多：佗還說，適之曾經糾正過佗。我以為志摩的自慚與適之的糾正，真叫做「莫須有」；不但莫須有，簡直不該有。古文既可改用白話，古典既可改用俗諺，其他一切文章上的枷鎖鐵鐐，*tuomle* 都主張而且實行打破了；不知為什麼，這區區押韻一事，*huomen* 偏要守舊起來。志摩是破石人，佗那本「志摩的詩」，大致都是用硤石音押韻的；其異於國音者，試舉幾條為例：

髮，脚（*pa*）——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

襟，星，真，混（*in-en*）——我是一個戀愛

火，士，播，步（*si*）——誰知道

械，見(—*ie*)——一家古怪的店舖

骸，掩(—*ie*)——希望的埋葬

谷，血，落(—*oq*)——哀曼殊斐兒

促，國(—*oq*)——天國的消息

苔，坎(—*o*)——月下待杜鵑不來

蠶，閃(—*o*)塚中的歲月

這個押韻法，是最合理的，因為是根據活音的。志摩讀「髮，腳」是*faq*，*jiq*，不是*faa*，*jeau*，讀「谷，血，落」是*oq*，*shioq*，*loq*，不是*au*，*shice*，*leh*，讀「苔，坎」是*ther*，*kee*，不是*sin*，*kan*：佗用佗的方音押韻，實在比用國音要自然，所以我說佗這押韻法是最合理的。不過用國音押韻，我也很贊同，我決不願意拿「國語統一」這頂大帽子來唬人，只因國音就是北京音，與陝石音都是現代的活音，做現代的活文學，拿它押韻，一樣也是很適宜的；還有，咱們究竟是有「國語迷」的人，有人用國音押韻，當然是要歡迎的了。不過

，我之所謂國語國音，我曾屢次和您談過，我是堅決的主張古，今，中，外，雅，俗，京，方，都在攝取之列的，雖然應以中國北京現在的知識階級的普通白話的讀音爲主體。元任的「國音新詩韻」中，有「通韻」「叶韻」的辦法，這是我很同意的。它這辦法，絕非那班搗着「統一」招牌的「低能」國語家所能了解；他們是最喜歡排斥國音以外的語言與聲音的，他們寧可把「像殺有介事」讀成 *shiangsha yeou jieshyh* 而不肯讀原音的 *ziangsaq yeou ahzyh*，寧可把「勿色頭」讀成 *ruhshaeour* 而不肯讀原音的 *feesedhou*，其「低能」有如此者！志摩用硤石音押韻，這是我認爲最合理的；佗若用國音押韻，這也是我很歡迎的。若有人說，「髮」在六月而「脚」在十藥，「械」在十卦而「見」在十七霰，「促」在二沃而「國」在十三職，……所以不能相押；那就 *Deine* 跟他多辯，只合送他幾下「煎頭拳」！

野馬未可任意跑，不如且吃回頭草。却說那 *u*, *ü*, *iu* 三系附聲之韻的混合，我所知道的，不過「吾家」竹汀先生的「蘆齋養新錄」中所舉的幾條之類罷了。詩鄭風溱洧之「溱」(一_u)說文引作「漣」(一_u)。又魯頌閟宮烝徒增增之「增」(一_u)，與小雅無羊室家溱

，漆之「漆」(ㄊㄨˇ)，爲毛傳均訓「衆」。實一字異體耳。又說文「蘧」(ㄊㄨˊ)「司馬相如作「蘧」(ㄊㄨˊ)。此皆「古已有之」的ㄊㄨˊ與ㄊㄨˇ之混合也。說文「苦」(ㄊㄨˇ)，服虔通俗文變作「緜」(ㄊㄨˊ)，卽今傘字；苦澁是一字之古今異體，太炎師說)。又「邯」(ㄊㄨˊ)，廣韻與「寒」(ㄊㄨˊ)同音。又楊戲的諸葛亮贊云：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ㄊㄨˊ)。雖吳連蜀，權我世真(ㄊㄨˊ)。受遣阿衡，整武齊文(ㄊㄨˊ)

。敷陳德教，理物移風(ㄊㄨˊ)。實懇兢心，愈忘其身(ㄊㄨˊ)。

又卻正的釋讖云：

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ㄊㄨˊ)。子雖光麗，旣美且艷(ㄊㄨˊ)。管籥篳舉，守厥所見(ㄊㄨˊ)。

又云：

方今朝土山積，髦俊成羣(ㄊㄨˊ)，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ㄊㄨˊ)；游禽逝不爲之鈔，浮魴臻不爲之殷(ㄊㄨˊ)。

又皇甫謐的釋勸論云：

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一）；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一）；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一）；或冒謗以安鄆，或乘駟以救屯（一）；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一）；故龍電飛景拔，超次邁倫（一）；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一）。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一）？

又云：

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一）；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一）；排闥闢，步玉岑（一）；登紫闥，侍北辰（一）；翻然景曜，蕪香英塵（一）；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一）；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一）；銘功景鐘，參叙彝倫（一）；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一）。

又云：

……一浮一沈（一），兼得其真（一）。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一），朝有聘

賢之禮，野有遯廩之人（ㄅ）。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ㄅ），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煥道於至貧（ㄅ），祭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於布衾（ㄅ），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ㄅ），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濟德於洛濱（ㄅ），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ㄅ）。

又唐胡曾的戲妻族語不正詩云：

呼十（ㄅ）却爲石（ㄅ）；喚針（ㄅ）將作真（ㄅ）；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ㄅ），「陰」是（ㄅ）。

此皆「古已有之」的ㄅ與ㄅ之混合也（其中「十」之讀「石」爲ㄅ與ㄅ之混合；ㄅ爲ㄅ之入聲，ㄅ爲ㄅ之入聲，則ㄅ與ㄅ亦有混合之象）。我所能獻之寶，如是而已。

至於北音將ㄅ與ㄅ混合爲一個ㄅ的事件，周德清作中原音韻時，ㄅ已有岌岌不保之勢，不過周老先生還痴心妄想，希望挽將倒未倒之狂瀾：恁看佗那「針（ㄅ）有真（ㄅ），林（ㄅ）有鄰（ㄅ），飲（ㄅ）有引（ㄅ），……食（ㄅ）有灘（ㄅ），岩（ㄅ）有顏（ㄅ），淡

(-u)有且(-u),……添(-u)有天(-u),鹽(-u)爲延(-u),劍(-u)有見(-u)……」的話，便可見其時之ü已成東周之唇音了。到底他老先生逆天而行，終不能久。到了明末，這「侵尋，監咸，廉纖」三個ü韻不能不向着「真文，寒山，先天」三個ü韻繳械，請求改編了。一四四五年蘭茂所作之韻略易通，到了一六四二年，被畢拱辰修改爲韻略匯通，其改革雖有數處，而最重要的就是取消這一侵尋，監咸，廉纖「三韻；比畢拱辰略早一點，則有一六一一年喬中和所作之元韻譜，也已刪除這ü數韻。

講到ü, ü, ü三系混合爲一，這兩宋朱敦儒的樵歌已見其端。我想元明之時或者有些韻文也是這樣，尤其是戲曲，不過我的見聞太陋了，而我對於戲曲幾乎還沒有繙過，實在回報不出什麼來，我但知明季松江施紹莘的花影集把en與en(en恐怕本無此物)，ien與ü與im, an與am, ien與iem(國音中之an與ian, 南音至今尚分兩系)，都混合通押而已。惟ü與en, am之相押，尙未尋得「古已有之」的證據，大概是「古尙未有之」，其理由或者和您所懷疑於en與an相通之少一樣：「韻母e的聲勢比ü，一來得闊大些，變古較難」吧。還有

iong韻時，其音本與ien，in相差較遠，古未混合，亦固其所。

照此看來，北音合三系爲兩系，南音更合三系爲一系（除一二較特別之韻），都是「古已有之」的。到了現在，北音iu與ü兩系，也漸有混合之趨勢：例如肯（ken⁵⁵），真（je⁵⁵ng），真（geng），今音變爲ken，jen，genn，而天津（tianjin）又變爲tchenjng，駿（no⁵⁵an）又變爲nashan，贊（jan）又變爲jiong之類皆是。其在南音，宋明以來混合的，今仍混合；如an與an，以我所知，如浙江之杭州，江蘇之江浦，安徽之當塗等處，都混爲一，非iu非ü，講成一種鼻韻；又如江蘇之松江等處，iu韻亦合於iong，如顯（shian）講shian，晏（yan）講yong之類。

據我的臆猜，將來iu與ü兩系，無論南北，都要混合爲一的。混合的結果，或者竟是一體變爲鼻韻，也未可知。法語就是這樣。我看中國諸音的變遷，與法語最爲相近：法語對於詞尾的輔音，鼻化（如u, y）都與前面的元音合爲一體而變爲鼻韻，硬發聲（如p, k）與軟發聲（如s）都演去不讀，中國大致也是這樣。這種變遷，所用的音尾甚少，我以為

是進化的：一是單音詞漸變爲複音詞，用不着弄了許多佶屈聱牙的音來分別許多單音的詞；二是人類一天一天聰明起來，聽說話，看文章，對於一個詞，能够從它在句中所處的地位，還有它和它的上下文的關係，而確定它的意義，縱有異義而同音的詞，不難瞭解分辨，不會混淆誤會，也用不着弄了許多佶屈聱牙的音來分別許多異義的詞。（一般人以爲異義同音而異形的詞，全靠這字形不同來區別，故對於咱們那個「國語應該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張，總覺得將異義同音的字寫成同樣的形體，是萬萬不可以的，這真合着某校某教員的兩句妙文，「夢中多曹社之謀，心上有杞天之慮」了。他們往往愛引西文的同音異形字爲例，如英文的 *o* 與 *know*，*write* 與 *rite* 與 *right* 等等。其實這是英文的壞處，語音已變，字形未變，弄成種種拼音上的大麻煩，實在不足爲訓。聽說他們那邊有人主張改良拼法，把這類同音異形的字改成同樣的拼法，這是很對的。）國語文學是活的文學，國語是活的語言，所以現在應該用天然的活語活音作爲國語國音，而且還應該定用一種活語活音作國語國音的基本，而再旁搜博採許許多多別種活語活音以補助之增益之。北京語北京音在事實上早已取得國語國音的資格

，所以咱們的主張拿它們來作國語國音的基本。可是我的意見，應該叫國語國音常常跟着活語活音改變，決不可像有一班人所主張的「某字的國音一經規定，便應該永遠照它讀，不准再去遷就活語活音」那種「低能」的辦法，弄得國語國音成強爲固不化的死東西。活語活音常有變化，國語國音跟着它改變，才能日趨於活潑，自由，豐富之域。若說現今所定的國語國音已經是盡美盡善，「天不變，語亦不變，音亦不變」，那便好像昔之求爲仙人者，希望白日飛昇，天天喝瓊漿，吃麒麟脯，叫金童玉女來伺候，兆兆兆年永遠過着那樣「精緻玻璃花球」式的生活一樣。過那樣的仙人生活不如死，說那樣的國語國音不如變啞吧，因爲實在單調得太難受，固定得太無聊也。而況今何時乎，今何世乎？苟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一旦實現，則全國交通，四民平等，窮鄉僻壤之語言，農夫蠶婦之文藝，不難紛呈於吾前；苟目光不至如豆，肯歡迎彼等所謂「文化侵略」，不想做新義和團，則他國之語言文字咸得悉我擷取，國語國音之前途，繽紛燦爛，美麗將莫可名狀。忽說，「詞漸老去，『詞韻』專書也就出來了。」自過去的史實言之，固然如此；若用「低能」的辦法處理國音，其結果亦必

至此；但國語國音若跟着活語活音而變動不居，則國音韻書亦必日新月異而歲不同矣。您以爲然否？

您的夥計 Yegu-Shiuantong。

十五年的 Shuangshiyue。

中國修辭學研究法導言

鄭 冀

往昔論文之士，馮虛者言妙入神；求之則渺，徵實者以事就文，爲文造情；蹈空泥跡，其失維均。近世外慕風熾，舉海外修辭之術，繩諸前文，得其形似，樂爲比附，彼所未及，此亦闕如。今思述先士之正論，攷前文之成規，範爲修辭之學，先陳研究之法。

文質迭代，遷化隨世，方術多端，因革適變，是以前文成式，未必悉爲後世之範，來者有作，亦難盡廢往代之準，茲所謂述，徵引爲多，或理論可從，或篇章足效，是在善學之士擬議以成其變化耳。

文以辭見，遣詞有方，修辭者局於篇翰，論其法術，而辭之所載，未遑及焉。文以見志

，志貴素養，修辭者專藏文辭，衡其巧拙，而身之所養，不之省焉。夫古人辭寡，躁人辭多，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浩然之氣，其文沛乎，不養其身心，以立其本，而孜孜于章句，汲汲于聲采，雖言之巧哉，以祇能言而已矣。至若積理日富，鬱情彌茂，懷不能已，發而爲文，觸景生情，感物造端，託喻寓意，見其素抱，斯皆先有諸中，非能取之倉卒，是則爲文之士，非可專在於爲文而已也。

文以載言，立言者職度卑狹，而求其言之高超，不可得也。文以述學，爲文者學術未闕，而求其文之夙傳，不可得也。續學者文術不究而求其學之廣被，不可得也。文見材性，天才既短，雖極研索，終謝隱秀，文資工力，辭材不斲，雖飽異美，亦等藥實。是以知文之不可以虛立也，故必豫之以學；知文之不可以襲取也，故必審已材性，讀其所長，鑄其所短；知文之非可妄作也，故必多覽前文，玩味飄譎，識其利病，別其高下；知文之非可捷獲也，故必多試爲之，嘗其甘苦，積以歲月，得失自知；知文之以辭達其意也，故於命意遺辭之方，不可以不多揣摩；知文之體各有勢也，故於立體定勢之式，不可以不多觀摩；知文之非以

自娛而已也，故必察夫人之情知，正如腹中所欲言，不啻若自其口出，理則愜，心以貴當，情沁入乎肝脾，見氣勢於字裏行間，會神昧於言外意表。

必有四時行百物生之意，而後能爲仲尼之言；必有能知言善養氣之功，而後能爲孟子之文；必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而後老子能有五千言；必有充實不可以已之道，而後莊生能有無端崖之辭，必志潔行廉，有卒投汨羅以死之情，而後能爲與日月爭光之難騷；必周覽名山大川，有萬化同流之趣，而後能爲江河不廢之史記；必博通百家之言，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而後能爲剖析疑似辨正然否之論衡；必練達人情，洞曉事理，而後宜公能爲三軍感泣之文；必能洞識音理，自善揮琴，而後叔夜爲琴賦乃得澈其精微；必能多識前文，善自屬辭，而後士衡爲文賦乃得道其甘苦，必有子建與仲宣之交誼，而後曹之誅王，語乃懇摯；必有退之與子厚之相知，而後韓誌柳墓，語始沈痛；必能著訓纂凡將，而後揚馬爲賦，多用奇字；必能窮奇探幽，而後康樂吟詩，善狀山水；必世積亂離，風衰俗惡，而後建安七子，志深筆長，梗概多氣；必有淵明之志操，而後婦去來辭，人信其情真，仰其高風；

必有買生之才識，而後鷓鴣弔屈，人悲其不遇，傷其遠志也。嗟乎一語出於數人之口，所自不同，聞者異感數子共聞，一人之言，我見各別，誠解亦殊，若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同言而信，信在言先，巧言惡其鮮仁，美言歎其不信，易云修辭立其誠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學術文終

學 術 文

二二五

學
術
交

二二六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初版

學術文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福建林之棠

發行者 華盛書社

北平東安市場桂銘商場
電話東局四一七一

印刷者 中華印書局

楊梅竹斜街中間路南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

分售處 本市各大書坊

外埠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449939